

# 檢視社會學教科書：

## 女性主義的觀點

曾嬿芬（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楊芳枝（東華大學英文系）、張晉芬（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范雲（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黃淑玲（國防醫學院人文社會科）、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唐文慧（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

以大學入門教科書作為「主流」社會學論述的指標，是性別社會學家檢視性別視野是否對社會學發生重大影響的一種策略。我們在此文中檢視台灣第一本立基於本土研究的社會學教科書《社會學與台灣社會》(2000)，以討論社會學門的女性主義革命進展。本文有以下幾項發現：（一）女性主義至今未能被社會學界視為一種像功能論與衝突論一樣，可以貫穿社會學各主題的主要理論觀點。（二）性別在主流社會學中還是侷限在微觀層次的討論，未能在鉅觀層次被呈現出來。我們的檢視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是「女性主義觀點的缺席」以該書特定的篇章作為分析案例，用來彰顯女性主義觀點如何在社會學的重要領域缺席，並探討其原因及其後果。我們選取的篇章包括「文化」、「社會階層化」、「社會運動」與「全球化的社會變遷」。第二部分則提出「性別研究的新視野」，分別介紹了在該本教科書幾乎完全缺席的「男性研究」、「性別—技術」與「社會福利」面向，藉此呈現這樣的新視野如何可能同時活化社會學以及女性主義理論本身。透過這兩個部分的討論，我們試圖提出性別化社會學的具體做法。我們希望這樣的檢視工作，可以作為有效加速社會學門的女性主義革命的策略。

**關鍵詞：**女性主義、社會學、大學教科書

收稿日期：92.7.28；定稿日期：93.5.10

## 前言（吳嘉苔）

到底女性主義理論對於不同領域的知識建構產生什麼影響？社會學門的女性主義革命尚未成功，就是 1980 年代以來性別社會學家越來越關心的課題。Judith Stacey 和 Barrie Thorne 在 1985 年所寫的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一文，標竿性地指出社會學門未能徹頭徹尾改變的景況。一方面，女性主義觀點已經給予男流社會學一些衝擊：點出社會學研究的男性中心偏見（例如階層化研究只關心男人的階級流動）、重新定位過去男流社會學視為貓狗小事的研究課題（包括母職、家務勞動、避孕墮胎等）、開創過去男流社會學根本缺乏關注的議題（像是性騷擾、異性戀霸權、女性貧窮化等）。然而另一方面，Stacey 和 Thorne 更觀察到 1980 年代中期整個社會學門並未因此撼動，性別觀點限於「聊備一格」的處境——要不就開一門性別社會學，要不就是在社會學教科書加入性別一章，除此之外，社會學充滿性別偏見的架構並未改變。以馬克斯主義社會學為例，她們就點名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一書根本忽略性別分工的狀況。女性主義理論即使發展得轟轟烈烈，烽火也少能燃及其他社會學概念。Stacey 和 Thorne 所謂的革命尚未出現，用 Joan Acker (1989) 的話來說，就是沒有發生「典範的轉移」。亦即這些女性主義社會學家要的不僅是把女人納入研究樣本攬和，也不滿足於將女性主義列於主流社會學的邊緣角落，她們要求的是徹底地改變社會學 (Abbott & Wallace, 1990)。

---

**致謝辭：**本文作者感謝周碧娥教授在本文初稿發表之 91 年女學會年會中擔任評論，提供許多對日後修改的寶貴意見。作者也要感謝女學學誌的匿名審查者所提供的修改意見。

自 Stacey 和 Thorne (1985) 之後，視察革命進度，就成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持續努力的目標（例如：Acker, 1989; Alway, 1995; Ferree & Hall, 1996）。以大學入門教科書作為「主流」社會學論述的指標，是性別社會學家檢視革命成功與否的一大策略。這引發我們在此檢視台灣第一本立基於本土研究的社會學教科書《社會學與台灣社會》(2000)，以之討論社會學門中女性主義革命進展的構想。

一種檢視教科書的方式為，蒐羅所有的作品進行總體檢。Myra Marx Ferree 和 Elaine J. Hall (1996) 以 1983 年到 1988 年美國出版的 35 本社會學教科書為分析樣本，發現主流社會學窄化了性別。首先，Ferree 和 Hall 發現，在教科書中，性別比階級和族群，更頻繁地與「社會化」的概念相牽連。同時，女性比男性更頻繁地被描述為社會化的對象，包括教科書所呈現的照片大多為女童的情況，卻沒有一本教科書討論類似男性如何學習展現異性戀陽剛氣質的過程。這種將「性別」集中關注女性「特質」的社會化討論，易使我們忽略結構因素如何限制女性的面向，而將女性處於弱勢的情況偏向以女性「特質」來討論。再者，沒有一本教科書把性別的社會化視為創造女性連結的可能性，但是只要談到種族社會化，就會描述社會化作為形成正面認同的過程。而談到男性的社會化後果部份，就傾向強調其背負的負擔，而非所獲的利益。從跨國討論的份量來看，性別又遠比階級的章節欠缺跨國比較。這些教科書討論性別的分析，使得 Ferree 和 Hall 認為主流社會學仍將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與歸因侷限於個人層次，未能將性別視為一階層體系來考量。如果說當今社會學典範強調結構與行動的並重，提出在個人、團體、社會等分析層次的交互作用，那麼教科書傾向將性別窄化以個人層次來分析，忽略女性主義文獻對於父權體制的諸多討論，正是主流社會學忽視女性主義理論貢獻的鐵

證。Jeff Manza 和 Debbie Van Schyndel (2000) 以 38 本更新版 (1995—1999 出版) 的社會學教科書進行類似的研究，結果 Ferree 和 Hall (1996) 指出 80 年代教科書中性別比階級、種族更與社會化概念連結的狀況，到了 90 年代後期仍然沒有太大改變。

除了廣納教科書樣本作調查研究外，女性主義學者也針對個別的「經典」教科書提出批判。例如，Shulamit Reinhartz (1985) 就以 Peter Berger 著名的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一書中對女性的描述與隱喻，來彰顯社會學家如何在書寫中反映社會將女人視為「愚蠢、沒有性吸引力的太太」或是「性慾望與暴力對象」的價值觀。在討論社會學的觀察力時，Berger 提出：「也許有些從小就充滿好奇心偷看他家女僕人洗澡的男孩，會成為好奇心不減的社會學家」(1963: 19)。討論「文化震撼」的概念時，引用的例子為：「一個西方探險家在晚飯吃到一半的時候，人家告訴他，他正在吃前幾天與他閒談的善良老婦人的肉」(1963: 23)。在討論社會流動造成的社會關係後果時，Berger 舉例：「一個青少年夢寐以求的女孩，轉變為無知但還漂亮的村姑」(1963: 59)。Reinhartz (1985) 提出，著重在這些作者認為根本不需要解釋的隱喻、例子，更能看出其對社會預設的性別偏見。Ferree 和 Hall (2000) 則以 Anthony Giddens (1996) 所寫的第二版社會學教科書為例，說明固然書中提到許多性別差異非源於生物性，但書中只將造成差異的來源訴諸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而未能提及結構性不平等的影響。對照的是，Giddens 在該教科書提到種族差異時，就能將之放在鉅觀層面來討論。Ferree 和 Hall (2000) 以這本「大師」所寫的教科書來彰顯，性別在主流社會學中仍侷限在微觀層次的討論，未能採納更全面的「性別關係」觀點。

為什麼革命仍未成功？為什麼社會學基本架構如此難以撼動？為

什麼社會學的典範沒有轉移？為何——如 Barbara Laslett 和 Thorne (1997) 所觀察到的，很多社會學家還對女性主義理論抱持敵意或忽略，或普遍認為與自己的教學和研究無關？（一）許多女性主義社會學家都提及功能論的收編，大力批判主流社會學將性別侷限於「性別角色」造成邊緣化性別研究的現象（例如 Connell, 1985; Ferree & Hall, 1996; Hall, 2000）。「性別角色」不同於「社會角色」概念，常忽略角色的情境性，強調其普同性，使得該概念暗藏對性別的本質化觀點。另一方面，從「性別角色」出發，分析單位容易關注個人而非社會，容易導致兩群人（男與女）的特質討論。更重要的是，從功能論發展出的性別角色概念，常以女性表達性的角色、男性工具性的角色有其互補功能的研究取向，本身已暗藏性別偏見，又忽略了性別不平等的權力角力與結構性因素。（二）研究取向也是解釋革命未成的重要面向。Stacey 和 Thorne (1985) 就認為，性別在社會學研究成為變項，而非變成一個基本的理論類別，是女性主義觀點被窄化、邊緣化的最好例子。Stacey 和 Thorne 也提出，社會學比文學、歷史，更沒有在學門上改頭換面，也與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取向有關。她們認為強調工具理性的社會科學，比起強調詮釋的文學、歷史等，比較不容易對知識來源產生反省。（三）一些女性主義學者也特別強調整個學術領域的權力與組織形態，如何造成典範轉移的困難（Acker, 1989; Laslett & Thorne, 1997）。例如，學術組織形式並不鼓勵作典範的轉移，因為最安全快速地出版著作以升等的捷徑，是依循舊的典範。即使 90 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社會學更加地建制化——至少在美國如此（Laslett & Thorne, 1997），只要未號稱自己做性別研究，仍然可以忽略女性主義理論成果。（四）女性主義理論本身的不足，也是這些學者檢討的方向。例如，仍有不少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只在女人出

現的議題才研究性別（見 Franklin, 1996，針對「婦女社會學」、「女性主義社會學」到「性別社會學」演變的討論）。廣被批判的性別角色理論也仍是一些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拋棄不掉的研究取向，使得分析單位仍限於 micro，而無法觸到 meso 與 macro 的層次（Hall, 2000）。Acker (1989) 則認為典範的轉移往往必須涉及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轉移，女性主義理論在這方面仍未發展成熟。如果要更建設性地來討論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與典範轉移的關係，也許我們接著來看看出路在哪裡。

Acker (1989) 在那篇 *Making gender visible* 的名文中，提出了四支更進一步撼動社會學現有框架的潛力股，在此援引為討論的起點。一是馬克斯主義理論取向，作為以解決壓迫和達到解放為目的的理論，即使問題仍多，還是值得開拓的起點。二是女性主義觀點論，可能作為女性主義理論開創的方法論，Acker 特別推崇 Dorothy Smith 強調由邊緣女人的實際生活經驗（而非文本論述），作為觀察社會統理的研究方法。三是強調所有社會關係都牽扯性別的研究取向，歷史學家 Joan Wallach Scott (1988) 提出性別並非限於女人出現之處，性別在政治、在經濟、在僅有男人勞動的工廠（例如 Cockburn, 1983），無所不在。四是把再生產視為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強調再生產不限於狹隘的家務勞動的政治經濟學或是照護活動的分析，而是維持人類生計大業的重要組織。Acker 在 1980 年代後期提出的四支潛力股，經過十幾年女性主義理論家的耕耘，其實都有卓然的進展。例如，女性主義觀點論歷經數次的大辯論（例如 1997 的 *Signs* 專輯）。從不同分析層次的互動來全方位討論性別（而非僅侷限結構層面或互動層面）、理論化性別，也有不少專著（例如 Connell, 1995; Hall, 2000; Lorber, 1994）。連向來只談女體的生殖研究，也進而藉由凝視

男體，來豐富性別概念的討論（例如 Annandale & Clark, 1996; Daniels, 1997）。這些女性主義理論上的進展，都更彰顯「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才是「社會學」，因為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能更充分地解釋社會。

我們在此以女性主義觀點檢驗台灣第一本強調本土研究的社會學教科書，探查缺乏性別視野，對台灣社會的理解會如何地欠缺。如同范雲（2001）在先前已經發表的書評所指出的，這本教科書代表著社會學門的權威性呈現，也告訴讀者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關係為何，我們以此教科書作為主要的檢視對象，即是著眼於其重大的影響力。<sup>1</sup>我們的檢視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女性主義觀點的缺席」以該書特定的篇章作為分析案例，用來彰顯女性主義觀點如何在社會學的重要領域缺席，並探討其原因及其後果。我們選取的篇章包括「文化」、「社會階層化」、「社會運動」與「全球化的社會變遷」，分別由楊芳枝、張晉芬、范雲以及曾嬿芬撰寫。<sup>2</sup>我們希望利用這幾個章節的詳細討論，彰顯出女性主義觀點的缺席，如何使得該議題與相關概念的討論有所限制。第二部分則提出「性別研究的新視野」。黃淑玲、成令方、唐文慧分別介紹了在該本教科書幾乎完全缺席的「男性研究」、「性別——技術」與「社會福利」面向，藉此呈現這樣的新視野如何可能同時活化社會學以及女性主義理論本身。透過這兩個部分的討論，我們試圖提出性別化社會學的具體做法。我們希望這樣的檢

1 我們於 2002 年女學會與高雄醫學大學性別所合辦的「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上初次發表此文，當時主要以《社會學與台灣社會》於 2000 年的出版版本作為分析對象。該書第二版雖於 2003 年出版，但是本文作者群認為，本文的論點仍然適用於第二版。

2 想要說明的是，我們選取這四個篇章，主要是依照工作團隊成員的研究興趣，而並非其他篇章不值得討論。

視工作，可以成為加速社會學門女性主義革命的有效策略。

## 第一部份：女性主義觀點的缺席

### 一、文化（楊芳枝）

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中有關文化的部分，很不幸地，吻合了 Smith (1987) 對傳統主流社會學以男性化抽象式語言建構知識的批判。傳統社會學常常抽離與女人經驗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而以抽象語言、理論、思考模式來「客觀」地談論社會。在這篇文章裡，作者以主流社會學裡的功能論為其理論發展基礎，宏觀而且客觀地定義／解釋文化的概念，然而，如 Smith 所論，這種理論是建構在排除／忽略女性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在這裡，我以黃金麟這篇文章為例，分析所謂看似客觀的文化定義其實是建構在性別盲目的基礎上，而這樣的文化定義的生產維持／鞏固了 Smith 所謂的“relations of ruling”。

這篇文章主要目的是以社會學的觀點解釋「文化」概念並探討與「文化」相關的議題。我在此先解釋作者對文化的定義，此文主要以功能論為其理論出發點並發展出一套對社會整合有利的文化定義。社會整合常常是一種男性的概念，其結果往往合理化現有的不平等。我在此舉一個由女性經驗為出發點的例子來問題化作者對文化的概念。然而在探討集體記憶這個議題時，作者偏離功能論的主軸而引用了文化權力的概念，強調文化的動盪過程和權力鬥爭。筆者認為以權力運作為出發點的文化概念才可能開啟一個批判的論述空間，而讓我們重新去思考性別宰制的議題。

## (一)「文化」

作者在這篇文章裡強調的是文化和社會的關係。他認為文化具有「社會生成」的性格，也因此，「它的發展和演變與人類的意志與需要，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65)。於是，作者以社會整合的觀點來定義文化，把文化視為整合社會的一種「作用」。這種以「功能」來看文化和很多社會學者以「性別角色」(gender role)來談性別一樣，他們把文化或是性別當成是「已經存在」(already existing)的事實來談，並強調這個角色在社會形成裡所扮演的功能。而這種觀點所缺乏的是批判這個「角色」或「功能」之所以變成「角色」或「功能」的過程。也就是說，功能論或整合論常常都是以現行社會結構為出發點、為常態規範，而忽略掉在這個社會裡面，角色和功能的形成過程常常充滿權力鬥爭，而且角色和功能的定型多被用來合理化現有不平等的社會結構。

舉例來說，從所謂的功能論出發，黃認為所有的文化存在都是因為某一特定社會所需並符合大眾利益(69)而發展出來的，因此文化並無優劣之分，只有是否滿足社會需求之分。例如，談到語言時，黃主張作為溝通工具的「語言本身沒有強勢或弱勢的分別」(75)。他們的差別只是「相對應的需求而已」(亦即，有需求才有語言)。同樣的，就文化而言，作者主張「以社會生成的角度而言，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刻意的區辨某個文化為優、某個文化為劣的做法，並沒有辦法改變文化的存在是為了符合人的生活需求這個事實」(79)。

這種以功能論為出發點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定義，強調的是文化是否滿足社會需求，於是，所有被邊緣化的文化都可以被解釋成不符合

大眾的需求，這樣的論點不但無視於邊緣化過程所涉及的權力鬥爭，並且合理化現有的不平等結構，讓我們誤認為現有的結構滿足了大眾的利益。另外，這種強調「需求」的說法違反了作者所認為的文化為「社會建構」的基本看法。馬克斯「意識形態」的概念就在解釋「需求」這個慾望（不管是社會的或是個人的）的建立其實和權力階級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的需求慾望和我們的利益沒有一定的關聯，相反的，我們的慾望和利益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也因此在談到符合「大眾的」、「人類的」慾望／利益時，很多時候其實指的是少數利益團體的利益與需求。而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就是解釋少數利益團體的需求如何變成「我們的」或是「人類的」需求，也就是在探討文化與權力的關係。

然而探討集體記憶時，作者採用了「較」非功能性的方式探討文化這個議題。也就是說，相對於前面把文化語言當成一種純粹的工具，作者認為集體記憶和價值規範、符號語言有關，可是「它們並非同一件事」(76)。不同在哪裡？作者以二二八為例，認為在探討集體記憶時，要注意有哪些集體記憶在歷史的過程中被有意無意地消滅，誰從這種系統性的建構中獲益，誰又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也就是說，我們要探討權力機制以及「操縱這些機制的現實力量」(78)。在這裡，我們看到作者對文化的定義已經不是以功能論為出發點（雖然作者在這裡仍一直不願意放棄功能論的基本看法），而是以認同與權力鬥爭為其理論發展的領域。亦即文化不再是單純的工具，而是認同形成的基本要素，而認同的形成又是和權力結構綿密相連。

我在這裡指出了因作者採用不同的文化定義所產生的矛盾。雖然作者探討集體記憶時並沒有清楚地指出他在此處對文化的定義以及所依賴的認識論基礎，而只是強調應該要注意權力的運作，然而這樣的

論調和他所強調的功能論互不相容。指出這樣的矛盾主要為了提出，以女性或是弱勢立場為出發點的文化或社會理論必須放棄功能論，因為這樣的文化定義無法指出社會現存的不平等權力結構；反之，文化理論與定義的建構應從弱勢族群經驗出發，並以權力運作場域為分析重點。

## (二) 頽覆「文化」

雖然黃在這篇文章裡皆以描述性的語言來「客觀」地定義／解釋文化，可是，任何一種描述／實踐都是建基在某一種理論／認識論上。也因此理論與描述／實踐不能被看成是對立二分的。我在前面即指出功能論為黃理論／描述文化定義的基礎。然而，如前指出，功能論是以現狀為平衡點，因此，作者所用的理論／描述常常是以目前的權力階級為出發點，並且用「人類」來代指這一群菁英的、通常是男性的部分人類，並用「人類」的需求解釋文化的存在。

在敘述、解釋文化的概念時，我們看不到女性的經驗，聽不到女性的聲音。例如，在談價值時，作者認為在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為發展模式的社會裡，妨害「競爭」和「成就」的社會價值都會被排斥。然而此論調是以男性化的公領域為出發點所得到的結論。如果我們考慮女性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將得到一幅全然不同的圖像。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發展是建基在公私領域、男女分隔的意識形態上。所有和公領域不符合的價值觀全被歸類於私領域、女人的範疇，包括情感、合作、和諧、犧牲、互助互愛等等。亦即資本主義的生存其實不只是鼓勵競爭等價值觀，而是依賴在互助互愛的價值觀上，只是它把這個價值觀編派到私領域的家庭範疇裡。也因此，當作

者說價值觀是建立在「大多數人的想法和利益的價值時」(69)，這個大多數人沒有包括女性，因為，女人在資本主義體系裡被導向關愛和情感付出者的角色，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具競爭力的角色。

這個例子顯示如果我們以女性經驗觀點出發，那麼作者對文化價值的定義便不能成立。同樣地，作者在探討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相對論等議題時，所依賴的理論也是建立在排除女性經驗的基礎上。如果我們把女性經驗放入這些議題，則我們所關心的面向不會只限於國／種族文化，而且必須觸及父權、種族、階級如何和帝國擴張、現代化綿密扣連。也就是說，當我們開始思考性別議題時，我們發現作者以功能論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定義和所思考的文化議題都無法觸及女性或弱勢族群的經驗。

### (三) 文化與權力

作者所發展的文化定義建立在排除女性及弱勢族群的生活經驗上。唯有把文化當成權力鬥爭的場域並強調文化和權力運作的關係，我們才能發展出新的批判語彙來思考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並指出社會上的不公平是如何地在文化領域中複製與傳承。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思考改變現有不平等結構的可能性。亦即我們應該回到作者在探討集體記憶時所表現的文化觀——以研究權力機制運作為主軸的文化觀點來探討文化。這樣的文化定義才能開啟我們探討性別、階級、種族的權力落差並提出改變現狀的可能性。

因此，在教科書的書寫上，除了探討以功能論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定義，作者更應該提出不同的文化定義及其背後的認識論基礎，並探討這些定義的限制與潛力。文化研究從 70 年代以來就針對

文化的定義作了深入的討論，探討文化與權力的關係。然而，在這篇介紹文化的文章裡，我們看不到這些重要的、深具批判性的學術辯論。在教科書的書寫當中，為一個概念下定義是最重要也最基礎的工作，因為我們如何下定義不但影響我們觀看與分析問題的方式，也同時決定我們所能使用的批判語言與想像空間。如果我們把文化定義在工具／功能說上，我們便無法探討文化和社會不平等的複製關係。反之，如 Smith 所言，我們如果從女性／弱勢族群的日常經驗著手，並強調文化與權力的關係，那麼我們所關懷的文化議題將不只是宏觀的、抽象的國族文化，而是和女人息息相關的議題，包括：女人的家庭角色和女人的溫柔、體貼等價值觀和父權、資本主義、甚至國族之間的關係，女人日常生活的形成與消費文化、父權的關係，女人集體記憶、歷史書寫與傳統／國族文化的關係等等。作為一本引介用的教科書，我們需要更多的批判角度與語彙來思考文化和社會不平等結構之間的關係。

## 二、沒有女人和性別關係的社會階層化（張晉芬）

### （一）議題說明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 Myra Marx Ferree 和 Elaine J. Hall (1996) 曾蒐集在 1982 到 1988 年間出版的美國社會學教科書，分析性別、族群和階級如何被討論。她們發現在討論性別議題時，教科書的作者很少提及集體性的不公平現象；此外，性別的差異仍用社會化解釋，缺乏對個人能動性和對總體結構的檢討。Ferree 和 Hall 的研究反映了 1980 年代美國學者處理社會階層化的模式。我們會很驚訝地發現，

關於階層化的社會學知識，21世紀初台灣學者提供給學生的似乎與20年前美國的教科書作者相距不遠。

做為一個具有批判性格的學門，社會學對於社會不公平現象和成因自然極為關注。幾乎在所有國內外大學部社會學的教科書和學程中，社會階層化或社會不公平都有專門的章節或課程討論。以強調在地性的《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為例，對於社會階層化即有專章討論，是由謝雨生和黃毅志主筆。對於該章的內容，已有學者寫過整體性的評論（蔡瑞明，2001）。所觸及的論點包括缺乏對於流動機制的討論、例證及較少的歷史感等，此處不欲重複這項工作。然而，不論是在原來的篇章或評論中，包括性別、族群和年齡在階層化結構中的內在差異和彼此間的交錯關係都未被提及。我們或許可以理解這是作者的不得已和評論者的體貼，也就是依據社會學教科書的傳統，性別、族群和年齡反正都會有專章討論，不需要在同一章中再討論這些議題。然而即使這種設身處地的了解也不免出現許多破綻。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一書中，並沒有專章討論年齡，而在「族群」一章中亦幾乎沒有討論社會階層化的問題。蔡瑞明隨後在另一本教科書中負責「社會階層化」的撰寫（2002）。和謝黃版最大的不同是，蔡版用了較多的篇幅談論教育成就的取得。不過，整體而言，以下的討論同時適用於這兩個版本。

社會階層化的討論可以不談性別，而仍然能夠有效地傳達相關的概念和命題嗎？對於多數剛自高中畢業，就讀社會學系一年級的學生而言，社會階層化應該包含哪些內容才能夠讓他／她們覺得教科書的內容和社會現實是有所關聯的呢？Stacey 和 Thorne (1985) 及 Acker (1989) 曾強調，女性主義不能只是檢討他人，而不提出替代性架構的批評。本文擬從以下三個角度說明為何「社會階層化」應該凸顯性

別關係與女人的經驗：1. 從理論的角度，有哪些重要面向或議題應該受到重視；2. 從社會現實的角度，可以如何呈現台灣女人的經驗以及3. 跨國階層化的角度。

## （二）理論、台灣經驗、與跨國的階層化現象

先人的智慧和用功當然是社會學知識和研究成果得以進步的基礎。但是如果每次談到階層化的議題時，都要從 Kingsley Davis 和 Wibert E. Moore（1945）及三大家談起，在篇幅固定的情況下，關於近代的理論發展和實徵研究結果自然著墨有限。學生即使不知道結構功能論和相關的批評，或許也不會影響他／她們瞭解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成因。馬克斯階級理論的時空背景是工業時代初期的英國和歐陸，和現代社會的經濟體系有極大的差異，在教科書中應有適當的提醒。

也是囿於當時社會脈絡的緣故，古典社會學理論所談的勞雇關係主要是以生產工具做為界線劃分的基礎，所考慮到的對象也都是出外工作的中年男性。未受雇於正式勞動市場的女性，包括家庭主婦和無酬家屬工作者，都沒有個人的階級或地位。這樣的推論顯然立基於至少三種錯誤的假設：在人群分類中有形資本的優位性、家戶結構的單一性、及家戶成員之間階級認同的齊一性。

現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當然並不能用所有權一分為二。於是在 Erik O. Wright 的分析架構中，加入了權威、專業要求、和是否雇用其他人等區隔概念，反映出現實社會中社會階層化的複雜性（例如，Wright, 1997: 98）。這些修正其實仍有性別盲點存在。因為女性很少成為資產所有者，而多數的女性受雇者是集中在半專業白領、低層白領和藍領的工作。Wright 的分類可以區辨男人之間的階層差異，但

並不能區辨女性之間的階層差異（少數的女性專業人士和更多的女性半專業人士被歸為同一類），也不能區辨性別間的差異（專業人士中多數是男性，女性則是半專業的多數）。階層結構的性別差異和在社會及家庭中的相對位置，應該被傳達。

一對夫妻和子女同住的家戶結構也不是現代家庭的唯一模式。以台灣為例，根據人口學家的推估（楊靜利、曾毅，2000），上述的「核心家庭」僅佔了所有家戶形態的 40%。許多單親家庭或是獨居家庭，其實戶長為女性。而夫妻都有正式工作的家庭的階級，和只有丈夫是唯一經濟來源的家庭也會有所不同。此外，夫妻之間階級地位和認同的差異、子女和父母之間認同和消費習性的差異等，都可顯示以「職業」劃分階級的錯誤。撰寫教科書的作者需要提醒同學，已有的階級研究對於家戶組成形態的認知，並不能反映社會的全貌。國內學者實不宜在教科書中持續採用 John Goldthorpe (1983) 不符合現狀、且已被 Wright (1997) 系統性批判過的階級分類架構。

除了沒有女人之外，教科書的討論也很少觸及階級關係和其中的性別差異。階層或階級分類的意義並不只是為了進行社會流動的研究，主要還有「後果」的不同，包括階級意識、階級認同和所得。在古典的衝突論中，主觀的階級態度是重要的議題，但除了異化之外，這兩本教科書甚少談到這些主題。Ferree 和 Hall 在分析美國 1980 年代的教科書時，也批評有些作者對於階級偏見、階級偏差、階級認同、和階級衝突的議題避而不談（如果不是從未意識到這些問題的話）。社會學強調結構的影響，但也不能讓同學幾乎看不到主觀意識和認同的存在。即使相關的研究還不夠多或是還沒有達到定論（蔡瑞明，2001），女性階級位置、認同或意識，和男性之間的差異，仍應被討論。而且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可供參考。根據 Beverley Skeggs

(1997) 對一群從事照顧工作英國女性的研究，主觀上，這些女性認同自己是勞工階級，但階級意識卻有別於男性工人。她們學習中產階級女性的品味或嗜好，但並不代表她們已認同自己是中產階級。

台灣產業結構的特殊性是中小企業的比例甚高，而且其中多數由家族或家庭擁有和經營。女性往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是掌管會計和人事權的老闆娘，或是不支薪的家庭工作者。這些婦女表面上附屬於先生或父親的階級地位，但實際上其個人的階級認同未必會與表面上的階級位置一致（呂玉瑕，2001）。也有研究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工人階級女性的地位，這與都市中產階級是有所差異的（Hsiung, 1996）。國內研究階層化的學者，也曾經提到過去階級認同的研究對於女性樣本的忽視，而主張從個人生命歷程觀察階級認同的性別差異和變化（薛承泰，1997）。

此外，因為就業部門的不同，相同階級或職業的地位也會有所不同。在台灣，公部門的工作相對比私部門穩定，邊際福利措施也較為優厚，女性在公部門中所受到的歧視和不平等待遇相對較不嚴重；教科書中雖然經常提及勞動區隔理論，但公私部門的劃分其實更能說明勞動結果的性別差異。社會學界已累積了許多立基於性別觀點的勞動市場研究（例如，張晉芬，1996；蔡淑鈴，1987；劉梅君，1992；嚴祥鸞，1998）。這些應可考慮納入階層化的討論中。

在強調本土化的同時，大學的社會學教科書似乎甚少提及跨國研究的成果或經驗。關於社會階層化的討論也很少觸及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1970年代，許多跨國企業到第三世界（例如台灣）投資的均是勞力密集產業，包括汽車廠、電子廠及電腦業，其基層勞動力來源幾乎都是女性。不論國際資本或本國資本，女性的階級總是在最下層。另外，在富裕的國家，如過去的西歐、北美、日本，甚至今天的

台灣、新加坡，都吸引許多東南亞國家的女性入境幫傭。這些女性的幫傭多半從事家務工作、監護工，形成國際上的「全球褓母鏈」。這些社會階層化的超國界現象並不應該略而不談。因為任職於外資工廠的女工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外籍女傭也是解決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照護困境的幫手、同時在街頭上也隨處可見。修習社會學的學生需要瞭解這些女性的經驗所傳達出的階層化意義。

### (三) 結語

關於如何將女性主義和性別觀點加入社會階層化和階級研究中，本文第二節中所提到的一些文獻，都可做為參考，尤其是 Acker (1989)、 Ferree 和 Hall (1996)、 Walter Korpi (2000) 以及 Wright (1997) 的研究。作者想要強調，二次大戰之後，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大幅提高，對於社會制度，尤其是家庭、組織、政治和勞動市場的衝擊，是深層的。女性的浮現不只是增加了一項研究變項，而是改變、甚至撼動社會整體和我們對於人際關係及人類發展的想像。由此觀之，目前教科書的討論架構和內容已顯然不合時宜。

## 三、性別與社會運動（范雲）

### (一) 前言

比起其他的學門，社會學相對重視社會結構中的行動者以及社會變動的可能性，因此，社會運動早已是社會學教科書中不可或缺的一章。然而檢視歐美各門各派的傳統教科書，我們可以發現社會運動似

乎是一個女性主義理論的化外之地，性別觀點在這個領域中可謂低度發展。直到過去五年，女性主義學者才開始積極介入、反省傳統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性別。除了《性別與社會》(*Gender and society*) 期刊中的專題探討外，晚近出版的社會運動讀本與教科書也開始注意在選用的運動案例上注意性別的平衡。<sup>3</sup> 並不令人意外，在王振寰與瞿海源所召集編寫的第一本土社會學教科書《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社會運動專章裡，我們不僅「看不見」婦女運動，全文也沒有性別的觀點。

與其他的社會運動相比，台灣婦運可以說起步得相當早，甚至可以追溯至 70 年代，在戰後台灣社會運動的歷史中，其地位不可說不重要，相關的研究也已累積了不少（戰前的可參見楊翠，1993；游鑑明，2000；戰後的可參見顧燕翎，1987；王雅各，1999；周碧娥，1990；范雲，2003；范碧玲，1990；梁雙蓮、顧燕翎，1995；張輝潭，1995；盧蕙馨，1993）。但是，為何在這篇由王甫昌所撰寫的社會運動專章中，卻不見婦運的身影？原因有幾個，首先，這當然和作者撰寫的風格有關，作者傾向於將社會運動做整體性的探討。在這樣的探討方式下，社會運動被迫同質化地對待，不僅不見婦運，也無法考察其他個別社會運動的身影。其次，文中傾向於將社會運動等同於社會抗議（social protests）。在這樣的操作化的量表中婦女運動充其量只能是聊備一格、或相對「弱勢」的社會運動。<sup>4</sup>

3 McAdam & Snow 在 1997 年出版的社會運動讀本 *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中，便在最前面列表顯示其所收錄的三十七篇研究論文中，共有六篇是與性別相關的個案研究。

4 當然，這並非只是該專章作者個人的偏見。事實上，許多社會運動研究者都忽略了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在運動形式與風格上的異質性。在這篇專章中，其所引用的資料主要是來自針對 80 年代報紙所報導的社會抗議風潮所做的系統性

## In Want of Feminist Perspectives: the Missing Pictures in Current Sociological Textbooks

|                             |  |
|-----------------------------|--|
| <i>Yen-Fen Tseng</i>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br>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 <i>Chia-Ling Wu</i>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br>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 <i>Fang-chih Irene Yang</i> | Department of English<br>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 <i>Chin-fen Chang</i>       | Institute of Sociology<br>Academia Sinica                            |
| <i>Yun Fan</i>              | Institute of Sociology<br>Academia Sinica                            |
| <i>Shu-Ling Hwang</i>       |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
| <i>Ling-fang Cheng</i>      |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br>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
| <i>Wen-hui Anna Tang</i>    |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br>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eaching due to the missing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ical textbooks in Taiwan. By investigating the first ever textbook that incorporates local scholarly works into teaching, we aim to show that feminist perspectives not only provide important world views to some of the most classic topics in sociology, but also create new topics for us to explore. After an overview

Chao, 2002)。

### (三) 性別如何形塑社會運動？

到底，性別是如何地形塑社會運動呢？社會運動所面臨的外在環境，很多時候，本身即是性別的。過去主導社會運動研究的資源動員論以及政治過程論傾向於以組織的形式、運動的策略以及外在的政治環境來解釋運動的成敗。簡單地說，他們關切在怎樣的政治條件下，運動者如何組織、做了什麼行動。他們鮮少關心誰是運動者，以及「誰是運動者」又是如何影響運動的結果。另一群新社會運動論者關注運動的意義、認同以及認知架構，但也鮮少探索運動者的身份是如何地影響社會大眾對該運動的意義的認知。

性別，是運動者身份中一個非常外顯的社會類屬。她不像許多研究者以為的只發生在與性別直接相關的運動如婦女及同志運動當中，其影響力遍及各種運動，同時，絕非僅是眾多的變項之一。運動者性別化的形象會影響社會對運動訴求的意義建構、歸因及抗爭的正當性，同時，抗爭者與被抗爭者之間的性別互動，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位研究動物權益運動的學者 Rachel Einwohner (1999) 就發現同樣是爭取動物權益的兩個抗爭團體，一個主要由女人組成，另一個有男有女，兩個團體同樣都要求停止對動物的殘暴，但是，前者被視為是「只關心可愛的毛茸茸的動物，卻不關心國家大事……」「柔弱、感情用事的女性，無法清楚表達對打獵的意見」，男女混合的組合則被不少受訪者視為具社會良心與同情心的公民，是為了讓動物得到人道與安全的對待方式而努力。

在對抗一個被視為是「雄性的」打獵文化的討論中，運動者的女性形象，從一開始就使其運動訴求被輕易地、合理化地漠視。相反地，另一群男女混合的運動團體則未被輕易地忽視。如果運動者連訴求都無法被「嚴肅地」對待，運動還可能有效嗎？社會運動的目的即是介入公共領域進行意義與理念的辯論，然而，公共領域自亞理斯多德的時代以來，就是非常「性別」的領域，一個男人說話的份量，和一個女人說話的份量，從來不被等同地對待，社會運動的研究豈能不考慮這個因素？

社會運動學者經常以政治機會結構討論其對社會運動的興起與發展軌跡的影響，然而，政治機會結構中的國家（state），本身就不是性別中立的。它甚至是性別政權（gender regime）中最後的看門員。舉例來說，當福利國家在處理其性別政策時，其本身即具有性別的立場，同時，也不斷地再製性別的分殊化與階層化（Orloff, 1996），近幾年來，台灣的婦女運動研究也看到國家的性別特質（唐文慧、王怡君，2000；張靜倫，2000；張毓芬，1998）。<sup>5</sup>其次，運動的內部過程，也是相當的性別（gendered）。性別並不是只在婦女以及性別運動中產生作用。社會運動並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無論是哪一種運動，它的運動者身上，也都帶著運動所抗爭的社會中既有的性別文化。而這樣的性別因素，必然與其間的階級、族群等其他因素相互作

5 例如：張靜倫（2000）在針對台灣婦運與國家的性別政策的研究中，發現國家僅願意支持一些並未深層挑戰性別機制或傳統性別角色的政策議題，且未涉及其他既得利益群體（如資本家、男性）的利益再分配的政策。因為，對國家而言，這樣的議題政策反而可以顯示國家對女性的關心及重視。唐文慧與王怡君（2000）也發現在福利的議題上，不同於婦運團體從兩性平等的角度來介入福利政策，進入政治領域的女性，通常傾向選擇以母親的形象訴求母性保護的理念。

用（Fan, 2000）。

Doug McAdam (1992) 大概是唯一處理過性別與社會運動這個主題的男流社會學家。<sup>6</sup> 他針對美國民權運動自由夏天（freedom summer）的研究發現，不論在運動的甄補、參與過程以及運動後的政治態度與生命史上，性別皆是一個顯要的媒介變項。在人才的甄補上，女性比男性面對更高的參與門檻；在運動內部的分工上，女性仍是擔任符合其傳統性別角色的工作，例如秘書等柔性工作；在運動結束後，女性的意識形態傾向比男性更容易激進化，在工作、婚姻以及育子這些個人生命史的重要選擇上，皆比男性更大幅度地偏離了尋常人的規範性人生軌道（Dyke, McAdam & Wilhelm, 2000）。<sup>7</sup>

除了上述在運動過程中人與人的互動仍然充滿了性別的張力外，在集體行動的劇碼選擇上，也有性別的差異。著名的社會運動實踐理論家阿林斯基（Alinsky）所提倡的許多運動模式就被認為是相當男性。我們也發現在台灣的經驗中，婦女運動相對於勞工與環保運動，較少使用如街頭遊行等傳統抗爭劇碼；台灣的婦運創造出以立法、文宣、社會服務為主的行動策略（范雲，2003）。

6 張輝潭(1995)可以說是男性學者為台灣婦運的研究奠下了一個示範。

7 可能的解釋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女性參與運動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另一個原因是，60年代興起的女性主義對傳統父權價值體系的批判，整體而言，是與新左等社會運動標舉的反傳統價值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但是，在人生的選擇上，作為性別結構上的既得利益者——男性，在婚姻與家庭的選擇上仍然較傾向於走一條符應傳統的人生道路。

#### (四) 性別觀點對於社會運動研究的可能貢獻

我們不僅要挑戰傳統社會運動研究在處理運動者與社會的互動、運動的外在環境、運動內部的甄補、參與過程，甚至運動者之後的政治態度與人生選擇上的「性別盲」，我們更以為，一個具有性別敏感度的研究取徑將帶給社會運動研究全新的視野。這兩三年來，社會運動研究中最具有發展潛力的主題「運動中的情感（emotion in social movements）」即是來自於女性主義學者的貢獻。

「理性抉擇論（rational choice）」在過去 30 年一直主宰社會運動理論中對行為者的基本假設，這樣的假設，某種程度，在新社會運動理論出現後遭遇了根本的挑戰。新社會運動論質疑資源動員論與政治過程論對於策略、組織與理性的強調，相對地，它關注運動的意義、認同與文化的社會建構面，並提出運動的認知框架的過程等概念（Snow, et al., 1986）。然而，晚近女性主義學者對社會運動所進行的開拓性研究則質疑新社會運動理論所提出的認知框架只看到運動動員過程中的知識性的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卻沒有看到在認知解放的過程中有另一個情感性的框架（emotional framework）。<sup>8</sup>

當情感被認可為社會運動認知框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時，「憤怒（anger）」就被發現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情感。Randall Collins 曾說「憤怒的核心可以產生足以戰勝阻力所需要的量動員」（1990: 32）。女性主義許多活動的功能是將女人的挫折、鬱悶、自責等負面情緒轉化為針對父權體制的正面憤怒。如 Verta Taylor（1996）針對產後憂鬱症的母親自助聚會所做的研究發現，運動組織在這過程中所

<sup>8</sup> 盧蕙馨（1993）針對婦女團體「談心」過程的研究是其中少數的例外。

扮演的角色就是幫助這些新手母親將對母職的畏懼、害怕、恥辱以及憂慮等毀滅性情緒，轉化為憤怒的情緒以挑戰被醫生所主導的醫療體制及其所處的婚姻與家庭結構中的父權意識形態。

憤怒是運動動員的必要元素，但是，在社會的兩性情感分工中，女人往往不被鼓勵、也不被認可具有表達憤怒的正當性。如同之前在動物權運動的研究中，女人雖然被認為是情感取向的，但是，更為精確地說，女人所被鼓勵表達的情感是具有關愛性質的、溫柔的、不具攻擊性的，女人在情感的分工中經常被期待與要求進行這類柔性的情感工作（emotion work）。Cheryl Hercus 就在女性主義運動的研究中發現這群女性主義者經常要被迫經營情感工作：這些女人，在女性主義的理念中學會憤怒，但卻經常要在日常生活的政治裡面對同事、先生、小孩、姻親家庭時，進行「情感的自我節制（self-restraint）與自我辯護（self-assertion）」（1999: 44-46）。她必須小心翼翼地選擇正確的場合表達或收斂自己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她也必須在面對不友善的環境中，以自信的姿態自我辯護。這些高密度的感情工作使得女性主義運動者們常經歷情感上的精疲力盡，這時，運動中的各種活動與網絡，就成了情感重要的活水源頭。在這些場合，她們得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地宣洩被認為乖離的情緒。

如果，參與運動的「代價」，是日常生活戰役裡為了維持女性主義認同而反覆來回的「情感工作」；參與運動的「報酬」，是個人在姊妹情誼的「情感加油站」裡所獲得的情緒盈滿，那麼，社會運動理性選擇模型裡傳統的代價與報酬的選項，是不是該被修正？

最後，從女性主義的理論戰場來看，性別與社會運動的研究也將貢獻於一般性的理論建構。社會運動研究將社會建構視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動態分析中，父權體系從此不再是僵化的鐵板一塊。這

樣的視野有助於彌補狹義的文化與解構女性主義論述分析中缺乏行動者的缺陷。簡單地說，在理解性別現實的知識取徑上，社會運動研究有助於我們建造一個多重層次的模型（multilevel model）。唯有將行動與結構、個人與組織、認知與文化這三個不同面向的互動適當地座落在此多層次的模型中，我們才能掌握性別社會建構的歷史性與脈絡性。

在台灣，性別與社會運動仍是一個有待女性主義學者與社會運動研究者攜手開發的新領域。

## 四、發展與全球社會變遷（曾嬿芬）

本節的寫作目的有三個，第一、發展與性別關係的議題經常被主流論述忽視，而教科書則是一典型代表，這樣的情形在英語語系的社會學教科書非常明顯，但在此我將檢討《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這本教科書中討論發展的「全球化的社會變遷」章節。第二、我希望進一步強調發展領域中被低度發展的女性主義觀點。第三、我要運用這一論點來呈現台灣發展經驗中的性別議題。

### （一）發展是發展什麼？

「全球化的社會變遷」這一章的作者一開始就舉出這樣的事實：「在 1970 年，全球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是最貧窮人口的 30 倍，而到了 1989 年這個差距擴大到 60 倍。」（608）其實早在 1970 年以前，為了拉近全球不平等的差距，包括第一世界的各種援助計畫與第三世界的政治菁英們，無不極力推行各種發展策略以使第三世界

趕上第一世界的腳步，但是，幾十年來追求發展的結果也沒有能改變富國與窮國經濟落差加速擴大的現實。因此，一方面，「發展」做為一種現實、意識形態及社會計畫，這樣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認為經濟的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在近 30 年來持續遭受批評。

本章處理發展問題只侷限在比較狹義的「發展」，也就是工業化的過程與類似像國民所得這種產出結果的比較。其實，狹隘定義下的經濟發展手段已經帶給包括台灣在內各種社會後遺症如貧富差距拉大、工人集體行動的無力、環境污染的持續以及階級權力不平等的惡化，所以我認為討論發展的社會學知識，更應跨出對發展狹義的定義方式，並納入以下兩個方向：

- 1 發展對人的後果以及影響：近十年來許多國際之間對「發展」的衡量標準加入了生活品質的討論，發展經濟學者 Amartya Sen 更提出發展的目的即是自由的觀點，強調發展的目的是要擴張每個社會中個人的能力，而這樣的能力擴張更應普及各社會群體，此觀點和 20 年前發展理論只談國家大異其趣。如果忽略這些討論，我們無法判斷相異社會群體不同的發展經驗。以 1990 年聯合國發表的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為例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1990)，這個報告顯示每一個國家女性的生活品質都比男性差，這個衡量標準包括了健康、教育機會、就業機會、以及政治權利等指標。
- 2 討論的三種發展理論（即現代化理論、依賴發展、世界體系理論）在 1980 年以前即已定形，好像發展議題在 20 年來沒有新的理論，其實生態保護以及女性主義對發展的反省正是在這 20 年來最有貢獻的理論。

嘗試考慮發展的這些面向，發展的議題可以被導入更貼合人類在

發展過程中的具體經驗，而不是抽象的國民所得、GNP 數字的比較。工業化既然轉變了人類的生計活動，這個過程影響所及是性別、種族與各社會群體分工的改變。以發展與性別分工的關係而言，許多論點早在將近 20 年的期間被陸續提出，但仍長期為發展領域的主流所忽略。我想強調〈全球化的社會變遷〉一文對發展所造成的性別處境缺乏反省，牽涉到的正是作者並未將「發展」的理論與經驗延伸出去。因此我主張我們應在這樣的社會學概論中，加入女性主義的觀點和經驗研究的結果，協助我們詰問並反省發展的經驗。儘管女性主義有各種觀點，但這些觀點都共同指出以下的事實：在不同社會中，女性的地位皆被不當地用人類的方式貶為比男性還低，女性主義就是要努力去披露這種不當與人類的機制，並試圖扭轉之。以下就是女性主義加入發展社會學可以擴展討論領域的兩項例證：

- 1 發展是發展什麼？一般的理解，發展是為了經濟的成長，發展的意思就是更多的經濟產值，產值的衡量方式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產出在市場上交易的總額，也就是國民生產總額 GNP 或 GDP，被包括在 GNP 裡面的活動，就排除了沒有市場價值的各種經濟產出，而這一部份大部份由女性為之。女性主義認為用 GNP 來顯示一個社會的發展程度是有問題的，因為女性的經濟產出包括了各種再生產活動，如家務勞動和生計活動 (subsistence activities)，完全沒有被計算入 GNP 中，不只如此，第三世界的女性大量投入非正式經濟的部門，而此部份的產值也完全被 GNP 排除。結果，女性不但沒有參與在發展中、能力未被發展提升，她們的經濟貢獻還被貶低到比「前發展」階段更卑微的地步。
- 2 誰得到發展？女性主義者認為，在西方以及非西方社會的發展

經驗中，工業化帶來的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截然分工，家庭與工作場所的分離，工作時間以及生活時間的劃分，都帶來了清楚的性別分工，即男性在家以外的工作場所工作，並得到養家的薪水，而女性則留在家中付出無償的勞動，即使後來女性走進職場，或者在非正式部門工作，她們仍然被認為需要從事家務勞動。簡言之，大部份女性並沒有得到「發展的機會」。

## (二) 發展領域中被低度發展的女性主義觀點

正如 Jane Parpart (1995) 所言，女性——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女性——不但沒有分享發展的成果，還經常受發展之害。發展領域開始重視婦女的遭遇是從 Ester Boserup 在 1970 年寫的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開始的，她以強而有力的證據指出，各類發展計畫均未改善第三世界女性的生活，反使其原本在生產食物時的重要角色完全被發展計畫排除。不過，發展理論一直並持續地忽視性別的問題。以現代化理論而言，Haleh Afshar (1987) 就曾指出：「在後殖民時代的首二十年（五十及六十年代），有關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都忽視女性，認為現代化一旦開展，第三世界男性將會採取現代化的路線，學習如何組織他們的社會，到時候婦女最終都會被迫採納比較『先進』的立場。」(許寶強、汪暉譯，1999: 228)

即便是批判現代化理論的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也只是大力批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剝削關係，那就是，第三世界的低度發展如何被長期存在的世界體系發展出來。Maria Mies (1994: 108) 指出，在依賴理論之後，對現代化理論的批評論述將在發展中的其他受害者一併包括進來討論，這些受害者還包括自然生態、女性、受殖民的人。為

什麼發展理論家長期看不到性別？那是因為不管是依賴發展理論、世界體系理論或現代化理論、左派或右派，都不將性別視為一種社會階級。在馬克斯主義學者的論述中，性別不平等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副產品，認為父權體系乃是附屬於資本主義體系。

### (三) 台灣的發展經驗——性別篇

在此，我要討論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可以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台灣的發展經驗及特色。台灣發展經驗的一些實證研究都已經顯示，台灣的發展特色之一在於它的生產組織並未像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那樣，將脫離家族而運作，相反地，台灣的經濟活動大部份仍是以家族企業為經營單位（Winckler and Greenhalgh, 1988），在這樣的家族經濟中，性別、家族、經濟活動交織起來賦予台灣發展經驗中各種公私領域、生產與再生產難以區分的特色。那些勤奮且順服的勞工多是「賺自己的工」的家族成員，李悅端和柯志明（1994）討論五分埔成衣業和性別分工的文章，就詳細地討論了家庭式小商品生產的場域中，女性作為妻子、母親、姊妹、女兒，如何地付出勞動力，但並未取得經濟及權力地位的情況。

另外在與世界市場相關的產業，對積極參與新國際分工階段的台灣而言，作為西方資本與市場的「工廠」，不論是加工出口區或小型工廠，廉價、順服的女性勞動力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最大「資產」，台灣女性在工作場所以及在家庭的附屬地位是父權資本主義運作的結果，對國家、父權體系、資方以及跨國公司有利。支持此一論證的是熊秉純（Ping-Chun Hsiung, 1996）的研究，她的研究發現國家有計畫地調和女性同時作為全職勞動力以及家庭主婦可能帶來的衝突，比如

從 1968 到 1981 年政府從事一系列的社區發展計畫，其中包括推動「家庭即工廠」以及「媽媽教室」的政策，即是在緩衝女性投入生產活動時可能會和父權文化產生的衝突，藉由女性在家工作，一方面動員邊緣女性更廉價的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讓她們仍然可以符合父權體系中的性別角色。

缺乏這樣的 understanding，我們無法解釋台灣的「經濟奇蹟」如何可能。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乃在於，台灣從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所接的訂單多是屬於季節性起伏很大的產品市場（比如聖誕燈泡），為這樣的產品市場生產，其特色就是生產者利潤低、交貨期限短、淡季旺季分明，淡季時工人往往需從事其它生計活動（比如農業）才能維生，旺季時則常不眠不休長期加班，對工人而言是做半年工賺一年的錢，再者因為生產主要供應世界市場，匯率起伏大，交貨期限經常要縮短，趕工加班就更平常。要在這樣不確定性高、壓力大、低利潤的狀況下從事生產，這就是「台灣的奇蹟」。促成這些「奇蹟」發生，靠的不是什麼別人學不來的秘密，而是傳統的性別關係提供了世界市場廉價並願意加班的女性勞動力。

發展與性別關係的互動，台灣並不是特例，Ching Kwan Lee (1998) 在她對南中國經濟奇蹟的研究中，指出女性移工在外資生產線中，性別邏輯被運用來產生有效率的順服勞動。Alain Lipietz (1987) 亦言，第三世界轉型成為新興工業國家的過程中，女性被徵召進入初級的泰勒化生產線，同樣運用許多社會原有的性別分工。在此之前，June Nash 以及 Maria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1983) 的前驅性研究已討論過這樣的觀點，之後更有許多研究陸續加以闡述 (Pearson, 1994; Ward, 1990)。

## （四）結語

誠如 Mies (1994) 指出，在大部分國家，發展計畫可以說是以男性為主導，但我認為對發展的論述也是充滿「男性中心主義」，發展理論的許多預設讓我們忽視發展所導致的性別分工如何可能進一步弱化女性在家庭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地位。事實上，在各個社會中，首先得到「發展」的是男性，是男性在公領域得到了正式薪資的職業，而女性則被家庭主婦化 (housewifization)，將女性與私領域徹底連結的結果是提供了資本各種廉價的、半正式、非正式的勞動力 (Sassen, 1988)。女性主義對發展的基本問題意識，就是想了解傳統的性別關係如何影響發展，然後進一步了解發展又如何影響傳統的性別關係。我希望這裡的討論已經足以說服後繼的教科書撰寫者，女性主義的觀點應被廣泛地用來分析、解釋發展的經驗。

## 第二部分：性別研究的新視野

### 一、男性研究需要被納入教科書與性別研究課程（黃淑玲）

眾所皆知，社會學系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素來陰盛陽衰。這些女學生正值青春年華，她們極為感興趣的一項議題是性別關係。然而，2000 年出版的社會學教科書《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及 2002 年新版的《台灣社會》都只用「性別」一章來處理性別相關議題，其他探討族群、階級、社會運動、家庭、政治、經濟等主題的章節，則大都出現了「性別盲」的問題。「性別」專章雖取名「性別」，關懷的焦點是台灣婦女不平等的處境，對於男性的經驗幾無著墨，可見

「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在台灣學術界，還是以「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獨占龍頭。

「男性研究」(men's studies)在西方學術界方興未艾，<sup>9</sup>近年也漸為台灣學界所重視，過去兩、三年間，探討本土男性經驗的論文（不包括男同志研究）陸續出版，素材涵蓋了：男性情慾、嫖妓、父職經驗、當兵經驗、不孕症、男性性別意識形成、媒體中男性形象、性侵害加害人以及在女性為主的職業中的男性如國小老師與男護士等（例如王雅各，1998；吳嘉苓，2002b；徐宗國，2001；畢恆達，2002；黃淑玲，2003；陳佑任，2003）。<sup>10</sup>

### （一）男性研究

本文的目的有二：其一，呼籲女性主義學者積極主導男性研究，並在性別相關課程中加入男性研究的題材。其二，說明「男性研究」無論是在知識論、方法論、理論典範或運動目標上，都與女性研究殊途同歸，現階段的女性主義研究應該致力於統合男性研究成果，以期深化女性主義理論，而能更清楚瞭解性別關係現況及性別壓迫的再製機制。

男性研究是在1970年代中期尾隨女性研究而誕生（Kimmel &

9 在過去10年間，美國已經有50多所大學開設男性研究的課程，兩種探討男性研究的期刊誕生，以及500本的相關書籍出版。20年前還很少看到帶有批判觀點的男子性研究，如今男性的各種生活經驗都有人在研究（Whitehead & Barrett, 2001a: 1, 4）。這方面的期刊自Whitehead & Barrett (2001a)的統計後不斷增加中，迄今已有四種探討男性研究的期刊問世。

10 其他論文參見《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畢恆達（2003）在導言中所列的延伸閱讀；王雅各主編《應用心理研究》第17期男性研究專題。

Messner, 2001a: xv)，又被冠以「新男性研究」(The New Men's Studies)，以凸顯既存的科學與學術世界本身就是「舊男性研究」(The Old Men's Studies) (Mirande, 2001: 344)。<sup>11</sup> 男性研究被學術界認可為一門新興的研究領域，其學術地位的合法性，最早是樹立在使用女性主義作為理論典範及分析工具，所以我們常見男性研究學者不忘在作品中感謝女性主義，並聲明支持婦女運動（如 Connell, 1995; Kimmel, 1996; Kimmel & Messner, 2001a; Rotundo, 1993; Whitehead & Barrett, 2001a）。男性研究出現在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學等各種傳統學門，一方面吸納了女性主義理論融合跨學科的知識精華，另一方面也受到本學門的知識論及方法論的影響，在分析取向上出現了南轅北轍的情形。<sup>12</sup> 但男性研究近年來不斷茁壯，正逐漸建構出有別於女性研究的獨特理論與研究方法 (Connell, 2001; Hwaywood & Mac an Ghaill, 2003)。

男子性是男性研究的核心體材（所以男性研究又稱為男子性研究“masculinity studies”），在概念上與男道（manhood）、男性認同（male identity）、男子氣概（manliness）、男性角色（men's roles）相

- 
- 11 在女性主義研究興起之前，西方學術研究的體材與理論幾乎都是以男性的政治經濟活動為中心。若依循此定義，《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及《台灣社會》中的許多章節都可以算是男性研究。
  - 12 例如台灣坊間有幾本討論男子氣概的翻譯書籍，就是採取大眾心理學的分析角度，其中以 *Iron John* 《鐵約翰》(Bly, 1990) 最負盛名。鐵約翰一書強調男子性與女子性是人類普同的心理結構，但女性主義的高漲導致了女性在親密關係中過於強勢，且許多家庭中的父親角色由強勢的母親取代，男性的內心性因為受到壓抑而陷入了男性認同的危機。社會學者猛轟 Bly 忽視社會文化結構造成性別不平等的事實，反倒指摘現代女性逾越女子心性，造成男性成為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受害者 (Connell 1995: 13; Haywood & Mac an Ghaill, 2003: 6-7; Kimmel & Kaufman 1994: 290; McLean, Carey & White, 1996: iv)。

關。男子性的定義在各個學門也極為殊異，不過大都隱含下列一種以上的概念：（1）凡是男人所做或所想之事。（2）凡是男人認定身為男人當做與當想之事。（3）特指擁有「鐵漢特質」的男人。（4）強調男子性與女子性（femininity）是以關係的形式存在（Gutmann 1997）。社會學最重視的是第四項的概念，所欲探討的社會學知識重點在社會結構與社會體制所反映的性別權力關係。據社會學家 R. W. Connell（1995）的定義，男子性是行動者在「性別結構」中操演性別關係的過程與結果，表現在個人的感覺、目的與行為上。性別結構指的是含括了性別間的權力關係、生產／勞動關係以及愛欲關係等各種社會制度的組合體。

也有社會學者認為性別角色理論是「男子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masculinity）的肇始（Whitehead & Barrett, 2001a）。性別角色理論出現於 1950 年代，以派深思（Talcott Parsons）為鼻祖，採納功能學派的觀點，將男子性與女子性界定為一組分別具有工具性與情感性的角色和性格，可以放諸四海，人人皆同。Connell（1995）批評性別角色理論過份強調兩性差異及性別社會化是一致的、靜態的、功能性 的，因而忽視了個人的能動性、性別權力的衝突性，以及不同階級、族群、性偏好的男性，彼此間存有的差異性與支配性。今日的社會學男子性研究已經揚棄了性別角色理論，改採以女性主義為基石的社會建構論（注重個人主體、環境互動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並融入後現代理論，發展出以下三項廣為大家接受的概念共識。

第一，研究方法不再獨尊性別角色理論偏好的、強調中立客觀的量表與問卷，轉而重視歷史方法與質性研究。

第二，強調男子性是在男女及男男的關係中生成的，所以以複數的、多元的形式存在。自 1980 年代迄今，許多文獻探討男子性如何

受到階級、族群、年齡、性取向、教育程度、職業、外表、生命經驗等交錯的影響（例如 Adams & Savran, 2002; Connell, 2001; Kimmel & Messner, 2001b; Whitehead & Barrett, 2001b）；也有理論認為操演男子性的過程形塑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階級霸權、男性支配、異性戀、恐同症及其他壓迫制度，而男子性也在這些壓迫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得以建構（Connell, 2001; Hwaywood & Mac an Ghaill, 2003）。另外，後現代與後結構取向的研究則較重視自我、主體性、身體及男子性認同形成的過程（Guterman, 2003; Hwaywood & Mac an Ghaill, 2003）。

第三項概念強調男子性是個人在各種社會制度中不斷與人互動，終其一生不停地被創造、學習、運用、重塑的產物；每個時代的男子性也隨著經濟結構與文化脈絡的發展而出現不同的樣貌，對於當時的社會制度與政治體系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Michael Messner (2001) 探討美國男孩加入組織運動 (organized sports) 之後，逐漸發展出對於男子性的認同；這是因為組織運動內的次文化元素，包括了教練、球員、規則與結構，都充斥著陽剛的價值觀，強調男子氣概的重要性與優越性。針對工廠 (Willis, 1977)、軍隊 (Morgan, 1994)、學校 (Mac an Ghaill, 1994)、兄弟會 (Boswell & Spade, 2001)，及媒體 (Hollander, 2001) 等的研究，也都發現這些社會制度是培養男子性認同的溫床。歷史學者 Anthony Rotundo (1993) 的研究則指出，自 17 世紀到 19 世紀末，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男道」(manhood) 共經歷了三次階段性的轉變。19 世紀男性被要求重視理性、權威與競爭，這些陽剛特質也塑造了美國的聯邦體系與法律、醫學等專業的特性。

此外，社會學男性研究也探討了一些男子性的顯著特性，例如他

律性、男性友誼的連結模式。Michael S. Kimmel（1996: 2-9）指出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中產階級的男子性一直出現一種核心現象，即普遍受到一股趨力的鞭策，不斷地要向其他男性證明自己擁有男子性，且時時緊抱著模模糊糊的男子漢標準；害怕失敗、擔心不夠男性化，以及畏懼別人會認為自己的性格軟弱、膽怯等等。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2001）使用「他律性」一詞來形容這項男子性的特徵，指出男性為了要證明自己是一條硬漢，往往變得無比衝動與暴力，可以不顧生命而從事各種冒險行為，甚至殺戮、折磨、強暴、剝削、壓制他人。

「男性連帶的模式」(male bonding)是另一項備受關注的議題。研究發現男性連結經常是透過歧視女人或抨擊男同性戀者的語言與行為而產生的。例如，Walker（2001）發現日常生活中美國男性經常抱怨自己的太太或女友是如何小氣與愛操縱人，相互強化性別刻板印象。Peter Lyman（2001）指出男性有意藉由歧視女性的談笑關係，來調節潛藏在男性彼此間的緊張與侵略性。Timothy Jon Curry（2001）報導男性運動員在更衣室中，為了表現出男子氣概，話題總是脫離不了客體化女人或攻擊男同志，但假若討論親密的異性關係則會遭到訕笑。A. Ayre Boswell 和 Joan Z. Spade（2001）剖析美國大學兄弟會的次文化，發現他們強調女人是威脅兄弟連結的外人，所以不鼓勵成員發展親密的異性戀關係；哪個兄弟表現出將女性視同平等的言行舉止，就會受到其他兄弟的騷擾。Anne Allison（1994）探討日本企業公司招待幹部到俱樂部冶遊的現象，指出色情場所婦女可以提振幹部的男子氣概。黃淑玲（2003）也發現台灣男性小團體在公私領域的社交應酬中，普遍利用在酒色場所「一起玩女人」，而產生一種大家共享男性雄風的哥兒閭連繫關係。

## (二) 性別教育需要加入男性研究教材

女性主義研究在 1980 年代後期輸入台灣後，在各種人文社會學門持續地發展，到了 1990 年代後期已呈現出蓬勃的景象。然而，至今大部分的研究依舊集中在找回女性的聲音與經驗。而大專院校的性別課程也大都強調提高女學生的自覺與加力（empowerment），上課內容比較偏重女性經驗與性別壓迫的理論。這些課程無法貼切反映男女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性別經驗，以致於吸引不了男學生的興趣，甚至還會在課堂上招來學生們的反彈與敵意。根據筆者的經驗發現，如果上課教材提供生活化的男性研究實例，配上女性主義犀利的分析觀點，學生較易從具體實例中抽絲剝繭自身的經驗，瞭解到男女兩性關係權力的真實面向，進而減低對女性主義的誤解。

就婦女運動的終極鵠的而言，女性主義的教育目標，亟需同步進行提升女學生的意識及喚醒男學生自覺的工程。在婦女團體積極創導下，教育部已經規定國中與小學必須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女性主義學者責無旁貸，必需擔負起提供教材的責任。然而，現有的女性主義研究缺乏剖析男孩與男人經驗的素材，恐不敷所需。

社會學教科書有太多理由需要放入男性研究：男性研究探討男性的生活經驗是學生最切身的題材；男子性是社會制度、團體組織、國家機器的組織雛形；男性研究探討男子性認同的形成過程，豐富了社會學的社會化理論；男子性概念彰顯階級、族群與性別如何互動與互構；男子性的他律性容易引發男性集體暴力，為社會學犯罪理論添加了新思維等等。簡言之，男子性的概念在社會學探討的每種議題上都能夠加入新視野。

### (三) 結語

男性研究援引女性主義觀點作為分析工具，其結果一樣清楚地顯示出性別宰制的機制如何在行動者與社會體系之間運作。然而，吳嘉苓在前言中提及的文獻鮮少討論男性研究對於女性主義理論的貢獻，或者承認男性研究是女性主義研究的支流。不過，近年來已有女性主義女學者認真看待男性研究與女性主義理論的關係（例如 Gardiner, 2002）。男性研究學者則不斷深耕男子性的理論與研究方法，試圖與女性研究並駕齊驅，共同拓辞性別研究的疆域（見 Hwaywood & Mac an Ghaill, 2003）。女性主義希望能在社會學裡產生「典範轉移」的革命，這個宏願至少得到了男性研究學者的回應。女性主義學者應該接受並接收男性研究的成果，藉以進一步深化女性主義理論，繼續尚未完成的革命。

## 二、需要重視性別與技術的社會關係（成令方）

台灣近 50 年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都是以技術為重心，加上家電用品的普及，電腦手機的大量使用，醫療藥品的大量傾銷，台灣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運作完全依賴各種各類的技術產品。這幾年來造成社會爭議和引發關心的焦點，例如：核四存廢問題，河流土壤的污染，土石流和地震的預防，威而剛和養生食品的廣受歡迎等，都在在與技術（包括醫療技術，下面就以「技術」指稱）有關。為什麼在一本具有本土性的社會學教科書中，除了沒有「技術」獨立一篇的討論外，<sup>13</sup> 其他各篇的內容，除了「經濟與工作」、「全球化的社會變遷」二章外，也隻字不提技術？

技術在台灣社會學研究中不被重視可能與台灣社會學者的背景有密切關係。絕大多數的社會學者都是文科出身，對技術的理解與一般路人甲「使用者」相去不遠，加上「兩個不同的文化」分工的認知，認為科學技術應留給科技專家去關懷。當技術的知識生產、權力運用及其使用未被納入社會學的檢視和研究，社會學最常討論的議題因此出現盲點和殘缺，例如：我們就看不到網路形塑社群的認同與對城鄉差距的影響、家電使用如何轉變家庭分工、技術教育中的性別／階級／種族盲點、醫藥技術如何改變人們對身體的看法、生殖科技造成人口結構以及親屬關係的重構、技術產業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全球化與在地技術相互形構等。社會文化與技術的相互作用就在我們的認知地圖上消失，不被呈現也不被瞭解，更談不上在政策面與技術專家對話，涉入技術教育的規劃，或對技術造成的社會影響發言。<sup>14</sup>

若將技術納入社會學的研究，而不與性別角度結合，不僅忽略了人類半數與技術的關係，還忽略了技術發展內涵的獨斷異性戀陽剛特質，對人類造成的負面影響。Cynthia Cockburn (1993: 32) 指出：「若不提及性別，我們就不能完全理解技術。」筆者在這裡要指出：若不瞭解技術的性別面向，我們對社會重要的變化就不能掌握，也很

- 
- 13 在編寫此書時，台灣社會學界早有台大社會學系的孫中興，其研究領域之一是「知識社會學」，聽說早期在台大開這樣的課沒有學生修。另外，還有研究「技術社會學」的清華大學社會所吳泉源（現在這方面的研究者已經增加好多位了），編者不能以無人可以寫為託詞。這裡又印證了一個論點：教科書的內容反映了該領域的主流價值觀。這裡牽涉到一個問題，教科書是為了反映市場需求，還是為了拓展學術認知領域而寫？
- 14 技術與社會的研究與台灣民主發展有密切的關連，見雷祥麟（2002）《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技術與社會研究）的挑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5)：123-171。

難在技術被男性中產階級的專家壟斷的當今，提出對女性，對階級，族群和文化弱勢者比較有利的對策。

由於本土教科書對技術的討論幾乎完全忽略，本文將在諸位作者的原有架構下，提出建議討論「性別——科技」的方向。在進入討論前，筆者先簡單說明目前此領域的研究特色。

### (一) 性別的技術，技術的性別

首先我們要問，「技術」一詞意涵為何？若我們借用 Donald MacKenzie 和 Judy Wajcman (1985) 對技術一詞的解釋，它包括下面三層含意：(1)「技術」最基本也最狹義的意涵是指器物和硬體本身，例如：汽車，電腦。(2)「技術」指的是人利用、使用器物和硬體的活動。例如：如果人不開車，汽車只是一堆鐵和玻璃；電腦沒有程式設計師和軟體，也頂多是一堆鐵片，塑膠和晶體。(3)「技術」指的是知識 (know-how)。是關於使用，設計，維修物體和硬體的知識，它的傳播可能是視覺形象的，可能是觀察練習操作的，也可能是口傳教授或書寫閱讀的。既然含意如此廣泛，並不是僅指狹義的硬體物體，還包括人的活動與知識的承傳，那麼，技術與性別的關係就呈現在多重領域中。

「性別的技術，技術的性別」的討論可以分成二類：

- 1 「性別和技術」(gender and technology) 即以技術對男女的影響，他們如何使用技術，使用者與技術的關係為主，就是把使用者視為接受技術的一方，而不是發明設計技術的一方。例如，Ruth Schwartz Cowan (1983) 的經典研究指出，家庭技術用品的發明對家庭主婦的工作方式而言，並沒有減輕主婦的

工作量，反而擴張母職的範圍，讓主婦更疲於奔命。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因為大多數的男女往往處於技術使用者的位置，他們與技術的關係很可能與他們在家庭中的位置，教育的內容和政策，工作的訓練與環境都有關係。研究「性別和技術」有助於連結社會文化的各個面向，可以擴張人們對日常生活的認識。另外，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轉移和改變人們對「技術」的狹隘認知，以為只有飛彈、汽車、高科技才是「技術」，忽略了技術與日常生活的緊密關係。

- 2 討論「性別——技術相互生成」(*coproduction of gender and technology*)，相互形塑的關係，比較注意性別鑲嵌在技術設計中，技術帶有性別的聯想，以及使用者的個人認同的面向。在 Cockburn (1983; 1985; 1987; 1993) 和 Wajcman (1991) 的經驗研究和理論討論中，研究「性別——技術」關係的基調逐漸浮出。Wendy Faulkner (2001) 對此領域的英語文獻做出總結：分析「性別——技術」關係有三個面向要考慮：社會結構、性別象徵、性別認同。她指出技術的性別意涵有六點：(1) 技術是性別的，因為設計技術器物和技術系統的絕大多數是男性。(2) 在技術領域中，性別分工非常明顯，往往把技術技巧與異性戀陽剛特質等同。(3) 技術器物在物質和象徵方面都充滿性別意涵，但在使用時有很多彈性解釋的空間。(4) 技術的文化形象強烈地與主流男性特質結合，但是外在形象與實作之間有很大的差距。(5) 技術知識和實作的細節是有性別特質的，但以複雜和彼此矛盾的方式呈現。(6) 技術是那些倚賴技術為生和技術玩家的男性的性別認同的重要成分。

## (二)「性別——技術」的思考方向

以上面的討論作為筆者檢視教科書內容的架構，筆者看到了至少有七個領域還有許多討論「性別——技術」的空間。

「社會化」一章中，筆者建議可以加入性別社會化中認定男生對技術一定行，女生對家務一定有興趣；在媒體傳播和在工作場所中，對男女使用技術的評價有高下之分（例如，護士的技術不被重視）等的討論。在刻板印象中，可舉的「性別——技術」例子更多，例如：某些器物的使用（電腦、機車、電話）與其性別意涵，對男女性別認同的養成有何影響？（例如，方念萱，2002；林鶴玲，2001）。

「家庭」一章中，現代的家務勞動也有很多以機器代勞，例如洗衣機、吸塵器、熨斗等。若從「性別——技術」的面向來看，筆者建議可以追問：使用這些機器是否改變了家務的性別分工和家庭的互動關係？這些器物的性別形象如何？使用者的性別與這些器物的關係如何？

「教育」一章中，「教育與性別」一節內，筆者建議可以加上：各類科技教育的性別意涵如何？科技課堂教學對男女生的對待有無差異？科技教育有無強化技術能力與男性氣質的緊密關係？（例如，成令方，2002b；傅大為、王秀雲，1996）。

「健康與醫療」一章中，醫療技術與藥物的研發、使用和性別間相互形構的關係值得討論。例如：避孕丸、威而剛、HRT（荷爾蒙替代療法）、生殖科技的研發與使用和性別關係相當密切（例如，吳嘉苓，2002a；傅大為，2001）。另外，醫療使用者也積極維護其健康，其中女性更積極投入另類醫療科技的傳播與使用（成令方，2002b）。

「經濟與工作」一章中，作者給予好幾頁的篇幅討論與技術相關的社會現象，技術雖不是本章的重心，卻肯定技術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作者從 1965 年的外銷低技術的工業製品談起，女工就出現在引言的第一段，到 1980 年代的後工業社會，以知識、資訊和服務為主的面貌，技術從未缺席。若讀者細看就可以發現台灣前二十五大製造及服務業排名（448），可能除了 7-Eleven 便利商店外，其他都是與技術密切相關的產業。若從性別——技術的角度出發，這些製造業和服務業雇用的工程師，技術人員與技術的關係，女性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處境，以及各產業技術的性別關係非常值得注意（例如，嚴祥鸞，1998），建議作者應給予有份量的討論。

「都市化、社區與城鄉關係」與「全球化的社會變遷」一章中，更應該討論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在重建在地社區與國際資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其中，女性、同志、原住民等虛擬社區的出現，助長鬆動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生機（例如，林鶴玲、鄭陸霖，2001）。

「性別——技術」關係的研究，其實可以回應吳嘉苓在前言提倡的脫離「性別角色」轉向「性別關係」的分析角度。用「性別關係」的角度來分析，我們才可能在社會各個層面看到「性別——科技」的關係。有些科技並沒有女性出現，但是仍有性別關係／意涵的面向，例如，形塑某技術或技術的使用者其異性戀陽剛氣概的過程。這樣把「性別」當成動詞而不再是名詞，從性別關係的角度研究，就可以挖掘出女性被排除、被邊緣化、被隱形化的過程，以及被男性氣質主導的過程，為性別研究開拓出更寬廣的視野。

### 三、社會福利（唐文慧）

不管在西方學界或台灣，有許多社會學學者不約而同地指出，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和婦女弱勢處境的改善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聯（胡幼慧，1995；唐文慧，1993; 1999; 2000；張晉芬、黃玟娟，1997；傅立葉，1995；劉梅君，1995；Gorden, 1990; Lewis, 1983, 1993; Tang, 1997），然而這樣的見解和研究成果，卻常常為社會學主流的學術圈所忽略。檢視社會學教科書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見這樣的現象。因此這裡要問的是，社會學領域知識的發展，並做為實踐的工具，長久以來對於婦女的弱勢處境有沒有足夠的關照和實質的幫助呢？社會學教科書是知識傳授非常直接的工具，也會間接影響社會改革的方向，為什麼會忽略社會福利的主題，和性別觀點的重要性呢？這的確值得女性主義研究者深入理解與探討。

觀察台灣社會福利做為學術分工體系中的一個主題或學門可以發現，它常被視為是「微觀的」社會工作領域，這可由目前大學學院內的社會學系和社會工作學系的課程內容加以檢視得知。同時，社會福利也成為以女性研究者為多數的一個領域。再以社會學教科書為例，檢視其中的章節，我們會發現，過去 20 年以來的許多教科書根本不談它，最近出版的教科書，雖出現社會福利的內容，篇幅和字數內容卻非常的少，不僅不直接列為一章來談，往往將其放在「國家」等相關的章節中包含之。

以最近頗受歡迎、宣稱著重台灣本土研究實例的《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王振寰、瞿海源編，2000）一書來看，社會福利的議題只在第十四章「權力與政治體系」一章當中，小篇幅的出現。只用一小節說明西方福利國家的理論和經驗，與一個方塊簡單帶過說明台灣的發

展，總共大約三頁半、約三千字左右的篇幅（本書共有 671 頁）。對於西方早已經蓬勃發展的福利國家的「性別觀點」，與台灣一些學者關於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經驗如何影響女性公民生活機會的研究結果，完全沒有談到。

試問，這樣的一本教科書，其內容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研究者認為這將會使得教授或修習社會學課程的師生們，不但忽略了社會福利的議題對整體社會產生的重要影響，更欠缺對社會福利理論在性別觀點方面的理解；許多福利制度與性別關係的研究成果未被重視，女性在父系社會中居於弱勢的社會地位被視而不見，深化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無法改善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況。這樣的教科書內容使得閱讀者容易輕忽社會政策對於個人——尤其是女人——社會地位和階級身份的重要影響。

社會福利制度作為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的一種形式，也是政體（polity）類型的一種，是政治社會學領域中十分重要的一個主題，在西方社會的學術領域已經漸漸成熟茁壯也受到相當的重視。然而在台灣這樣一本新的又標榜台灣社會主題的教科書，卻仍然不被矚目，為什麼？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社會學長期以來追隨西方學術的發展，而成為「男流」的社會學。第二，台灣福利制度的設計，在過去 50 年來社會發展的過程當中，受政經局勢和執政官僚主導的影響，台灣發展成為低度的福利國家，福利議題並不受重視，間接影響社會福利在學術分工上成為隸屬社會工作的科目之一，偏向「微觀」的心理學學科性格，導致無法被納入社會學主流教育當中。因此，甚少社會學系的學者研究「福利國家」的鉅觀議題，較多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學系的教授學者研究個人的福利議題（如婦女、老人、兒童等等）。福利議題不被放在鉅觀（macro）層次關照，也就容

易被重視鉅視面的社會學教科書排除。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台灣本土的社會學教科書很少談到社會福利這個主題，縱使談到，也是小篇幅的觸及，更需要反省的是常忽略「性別觀點」的探討。那麼英文為主的教科書又是如何呢？美國知名的社會學家 Neil J. Smelser (1994) 在其所著的 *Sociology* 一書中，有一章直接提到「社會福利」，他的標題是：社會福利制度與其限制 (Social welfare system and their limits)，這本教科書全書共有四大主題，社會福利議題被放在「政體與社會」(Polity and Society<sup>15</sup>) 的主題當中。這章雖然提出社會福利的基本概念、理論與福利國家的歷史發展，並回顧對許多不同國家福利制度的研究結果，然而，對於由「性別觀點」角度切入的理論探討和研究成果，卻仍然視而不見。

再者，以中外社會學教科書都很喜歡引用的福利制度的研究學者 Gosta Esping-Andersen (1990) 的著作為例，他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古允文譯，1999)，完全不談性別關係與社會福利制度之間的連帶關係，其「性別盲」的現象依然不例外，然而社會學者在引用其研究成果時，卻沒有同時指出女性主義福利研究學者對他的批評。例如，他分析全球有三種主要的福利模式，分別為：安格魯撒克遜國家的自由主義、斯堪地納維亞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歐陸國家的組合主義式福利國家。然而，這樣的分析模型和分類模式，早已遭到許多女性主義福利研究學者的猛烈批評，挑戰 Esping-Andersen 性別盲的福利國家觀點的人不少數，如歐陸和美國的學者 Diane Sainsbury (1994)、Ann Shola Orloff (1996) 等，然而，她們豐富的性別觀點的研究成果，都不被中外的主流教科書青睞，為什麼？以下

<sup>15</sup> 此書四大主題為：Fundamentals, Polity and society, Economy and society ,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rocess，共十九章。

我將進一步說明。

雖然，近來有許多女性主義社會學家都選取福利議題為主要的研究領域，更不約而同的看到，研究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若沒有照顧到女性的特殊處境和採取性別敏感的角度，很容易淪為性別盲，而對整體社會的解釋有所偏頗。例如，男性社會學家研究福利的學者就會簡化地歸納，高度福利國家相較於低度福利的國家，比較沒有階級對立的問題。這樣的論述其實有一個很強的預設，彷彿認為「福利國家」是一個整體、一致而沒有差異的政體制度，也就沒有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然而，許多後起年輕的女性主義社會福利政策研究者對福利國家採性別角度切入後的研究成果發現，其實一些福利國家程度較高的社會，其女性公民生活的機會、社會中或家庭裡的地位，還是未達男女平等的程度。再者，北歐許多的同樣被歸類為福利國家類型的社會，婦女地位的差距也可能頗大。尤其，各個國家所偏重的政策類型，也有非常大的差異存在，對女性有相當不同程度的影響。

因此，對於社會福利體系的研究，許多學者皆提出應該把「性別」(gender)帶回到分析的範疇(category)(Gordon, 1990; Skocpol, 1992)。以 Theda Skocpol 對美國福利制度的研究為例，她指出，早在 19 世紀南北戰爭時，婦女在那時雖還沒有政治上的投票權，但是，以男性為主要成員的國家官僚體系，卻已經為婦女訂定了大量的福利照顧政策，例如：母親津貼、兒童津貼、寡婦年金……等等。因此，她稱 19 世紀的美國為「母性福利國家」(maternalist welfare state) (Skocpol, 1992)。總的來說，在福利國家研究的「性別觀點」興起之後，最近有兩個主要的途徑主導著性別關係和福利國家的研究，一是關注國家對女性社會再生產的貢獻的看法和立場，二則關注國家如何以政策介入，改善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的性別不平等現象。近來，研究

主軸更著重環繞在強調社會政策對性別關係和女性地位的影響。福利國家從許多種方式影響性別關係，當代跨國比較研究，可以定義出福利國家的「體制類型」或者「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但是比較研究對性別卻沒有系統性的整理，因此性別關係和福利國家到底如何互相影響，國際比較研究呈現何種成果？一直是較缺乏研究的一個領域。

例如，Orloff（1996）指出，性別關係會鑲嵌在性別分工的制度當中，福利制度如何影響一個社會的性別關係，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強制性異性戀的程度、母職、公民身份的性別形式和政治參與、男子氣質和女子氣質的意識形態，這些變數都會深深地影響福利國家制度設計的特色。而同樣地，社會保護的制度，例如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計畫的設計，亦即全民應享的權利，我們稱之為福利國家政策，也影響了性別關係。她對美國近幾年的福利改革的研究指出（Orloff, 2002），美國 1996 年的福利改革方案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PRWORA) 把傳統屬於母親作為照顧者可以受到政府福利救助補助的權利剝奪了。現在的制度改革期待所有的母親成為就業者身份，才給予福利的補助，其實反而忽略了母親選擇的權利，剝奪了過去貧窮的單親媽媽選擇擔任全職母親的可能性；且把過去屬於女性身份的社會公民權轉換為社會救助形式，其實對女人的地位更為不利。加上期待母親成為經濟市場上的專職受薪工作者，家庭中照顧工作的公共、社會意義更被政策領域邊緣化。政策上強調的是性別的相同（sameness），而忽略男女在家庭照顧工作上的不同，隱含了照顧工作還是「私」領域的範疇，也就是女性的責任，傳統壓迫女性的照顧工作仍未被社會政策政體所考量。女人居於照顧工作的主要負擔的現況沒有改善，對女性是相當不利的。結論

是，她對於美國近年來福利改革對女性權益的影響相當悲觀。另外，女性主義經濟學家 Nancy Folbre (1994；許慧如譯，2002: 55) 也用「照顧者反得懲罰」來形容美國的福利制度對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他指出，右派人士對福利制度的不友善，將福利國家比喻成「褓姆國家」，不贊成政府承諾和實踐積極的「照顧角色」，使得女性成為無償的勞動者，忍受低劣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弱勢角色，因此以女性為主的「照顧者」，在美國成為被懲罰的一群人。一個國家福利制度的設計和女性地位的重要關係由此可以清楚看出。

因此，由以上的研究成果為例，我們可以知道，歐美的社會科學界已經逐漸將性別納入社會福利和福利國家的研究和討論，成果也越來越豐富。這些陸續發表的研究成果，當然也就能逐漸地被呈現在主流的社會學教科書內容當中。例如社會學家 Skocpol 對美國社會福利政策史的研究成果，就不斷地被社會學教科書所引用。例如，在 Smelser (1994) 的教科書中 Skocpol 的研究成果和性別觀點就被清楚地引用 (1994: 99)。這除了 Semelser 的性別敏感觀點外，我相信也因為與 Skocpol 的學術聲望和穩固的地位有關。

如果我們要問，為什麼台灣的主流教科書不能更完整地呈現、討論女人的經驗和呈現研究的結果呢？我們要先瞭解，是誰在撰寫教科書？以目前台灣本土的社會學教科書為例，大部分的作者是已位居學術最高職位的正教授或研究員，而這些學者，他們多半是男性。然而，由於從事批判男流社會福利的研究者多屬較年輕一代、職位較低的女性，他們的聲音還未能在主流的學術領域內大鳴大放，因此，要能更完整地呈現或討論女人的經驗，從研究再進入成為教科書的內容，一方面需要這批學者假以時日的成長茁壯，另一方面則需這些女性主義學者的加緊努力。

### 第三部份 結語（曾嬿芬、吳嘉苓）

本文以第一本以台灣社會研究作為基本素材所寫的大學教科書為鏡，映射女性主義至今未能被學界視為一種如功能論與衝突論般，可以貫穿社會學各主題的主要理論觀點的現況，我們希望我們已經透過此篇評述，檢討了女性主義被社會學基本教學忽視所帶來的侷限。我們在這樣的教學素材中，看到性別在主流社會學中還是侷限在微觀層次的討論，未能在鉅觀層次被呈現出來。另外，女性主義仍然被視為只與性別關係的研究相關，而非對各個社會學領域均有重大影響的觀點。

如果以教科書作為社會學門成果的精華呈現，我們發現這個呈現往往「看不見女人」：社會運動遺漏了婦運、階層化討論未能納入家庭主婦、發展的討論忽略女性邊緣的勞動力等等。從「看不見女人」出發，這裡的集體檢視也彰顯「女性主義觀點」的缺席，如何使得社會學諸多概念因此不夠完整，無法充分解釋台灣社會。如同曾嬿芬所指陳的，如果不討論家庭性別分工、職場性別邏輯，以及國家如何介入調和女性同時從事家務勞動與全職工作可能產生的衝突，我們無法充分解釋台灣所謂的「經濟奇蹟」。又如范雲所分析的，如果能看到國家的性別特質、社運成員的性別身份，以及運動劇碼選擇的性別差異，將能更充分解釋社會運動的生成、進行與影響。本文從幾個社會學教科書的章節檢驗，強調女性主義視野的缺席，以及女性主義研究成果（也包括台灣本土女性主義研究的成果）並未受到重視，都使得想要從社會學來理解台灣社會的努力，並不完整。

本文作者群也提出徹底撼動社會學門的作法。這裡試從前言部分所提出的四支潛力股來討論。（一）馬克斯主義理論取向的修正。例

如，張晉芬藉由討論階層化理論發展如何修正翻新，以便能夠充分解釋女性階級身份與經驗。曾嬿芬則從性別關係與發展如何交互影響的女性主義研究成果，彰顯發展社會學如何擴充、釐清「發展是什麼」以及「誰得到發展」等重要問題。（二）從女性主義認識論著眼。例如，楊芳枝即指陳，如果能把女性日常生活經驗作為理論「文化」的基礎，較容易發展出以研究權力機制運作為主軸的文化觀，也較可能發展出文化與社會結構不平等之間的關係。范雲則從女性主義運動的女人經驗，提出「情感性框架」概念，有助於修正傳統社會運動理性選擇模型。（三）性別關係的無所不在。例如，黃淑玲與成令方即分別從「男性研究」與「性別——技術」的理論視野，提出性別如何作為動詞而非名詞的分析策略，彰顯性別如何作為一個組織社會的原則，如何介入認同形成過程（不只是性別認同，還包括階級、族群、性偏好等身份認同）與社會制度的形塑（在家庭、教育、經濟、醫療、全球資本主義等）。（四）再生產作為核心的指標。唐文慧以重視社會福利的討論出發，藉此彰顯再生產如何作為分配社會資源的關鍵軸線，應成為理解社會運作的重要概念。

這些討論點出了我們應該繼續努力的方向，當 Pamela Abbott 和 Claire Wallace (1990) 寫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 時，她們的想法正是將女性主義對社會學的重大貢獻記錄下來，因為她們主張有必要重建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和解釋，她們的書就是在實踐這樣的主張，期待未來我們也會產生這樣的一本書。

由一本本土教科書延伸出去的反省，最重要的還是要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我們需要更多採用女性主義觀點的研究。理論只是一種世界觀，理論讓我們能開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事情，但是，理解世界仍須用研究的成果說出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在寫這篇論文的

過程中，我們看到，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研究成果並不是沒有，但經常被忽略，不被整合到教科書的內容之中。但是，我們也同時看到，由於某些主題領域嚴重缺乏以女性主義觀點所做的經驗研究，女性主義的觀點就比較不容易在教科書的這幾個章節中被放進來討論。所以，更多具有女性主義觀點的知識生產仍然是推動一個有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教科書最好的推手。

### ◎作者簡介

曾嬿芬，目前任職於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領域為國際移民與經濟社會學，目前的研究包括族群與經濟、移民政策。

####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台大社會學系

E-mail: yftseng@ntu.edu.tw

吳嘉苓，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性別研究與醫療社會學。近期研究包括新生殖科技的性別政治、日治時期的科學母職與監管醫學、病患權益運動等。

####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號台大社會系

電話：02-23630231 轉 3510

E-mail: clwu@ntu.edu.tw

楊芳枝，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文化研究、女性主義、與媒體批判。於國際期刊與書籍所發表的論文皆以性別與階級的角度切入流行文化現象。

#### 〈聯絡方式〉

地址：974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2段1號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電話：03-8635300

E-mail: fcyang@mail.ndhu.edu.tw

張晉芬，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目前研究主題為女性婚育離職原因、家務分工與性別意識的衝突、及非營利組織制度信

任。

〈聯絡方式〉

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chinfen@gate.sinica.edu.tw

范雲，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運動、性別政治、認同政治，近期研究包括公民社會、結社主義與民主運作品質之間的關係。

〈聯絡方式〉

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fanyun@sinica.edu.tw

黃淑玲，國防醫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與領域：女性主義理論、色情娼妓研究、原住民社會變遷、男性研究。目前正進行的研究議題是職場中勞動與性的問題，以及阿美族母系家庭文化與宗教經濟變遷研究。

〈聯絡方式〉

E-mail: Shwang@mail.ndmctsgh.edu.tw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教學領域：醫療社會學，性別社會學，工作社會學，科技與社會。

〈聯絡方式〉

電話: 07-3121101 轉 2628

E-mail: lingfang@kmu.edu.tw

唐文慧，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專長領域為社會政策、福利國家與性別研究。

〈聯絡方式〉

地址：臺南市大學路1號

電話：06-2757575 轉 50219

E-mail: [whtang@mail.ncku.edu.tw](mailto:whtang@mail.ncku.edu.tw)

## 參考文獻

- 王秀惠(1999)〈種族歧視中的性別意涵：美國白人洗衣業主眼中的華人洗衣館(1870-192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 43-74。
- 王浩威(1998)《台灣查甫人》。台北：聯合文學。
- 王雅各(1998)〈大學學生社團中男性社員的性別意識及其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9: 245-277。
- 王雅各(1999)《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台北：巨流。
- 王雅各主編(2002)「男性研究專題」，《應用心理研究》，17。
- 王振寰(2000)〈全球化的社會變遷〉，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157-197。台北：巨流。
- 王振寰、瞿海源編(2000)《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王振寰編(2002)《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方念萱(2002)〈性別與電話：從傳播領域中的電話研究到女性主義研究中的性別化科技研究〉(手稿)。STM 工作坊。
- 古允文譯(1999)《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台北：巨流。譯自 Gosta Esping-Andersen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 朱偉誠(2003)〈同志・台灣：性公民、國族建構或公民社會〉，《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 115-151。
- 呂玉瑕(2001)〈性別、家庭與經濟：分析小型家庭企業老闆娘的地位〉，《台灣社會學》，2: 163-217。
- 李悅端、柯志明(1994)〈小型企業的經營與性別分工：以五分埔成衣業社區為案例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7: 41-81。
- 成令方(2002a)〈醫師專業和個人選擇：台灣與中國女醫師的教育與職業選擇

- 1930-1950》，《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4: 1-44。
- 成令方(2002b)〈醫「用」關係的知識與權力〉，《台灣社會學》，3: 1-61。
- 吳嘉苓(2002a)〈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5: 1-67。
- 吳嘉苓(2002b)〈受污名的性別、性別化的污名：從台灣「不孕」男女處境分析污名的性別政治〉，《台灣社會學刊》，29: 127-179。
- 林芳政(1998)〈當代臺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為例〉，《中外文學》，27(1): 56-87。
- 林鶴玲(2001)〈虛擬互動空間設計中的權力及控制：一個MUD社會創設的經驗〉，《台灣社會學》，2: 1-53。
- 林鶴玲、鄭陸霖(2001)〈台灣社會網路經驗：一個探索性的分析〉，《台灣社會學刊》，25: 111-153。
- 周碧娥(1990)〈性別體制、政經結構與婦女運動的多元化〉，《思與言》，28(1): 69-91。
- 范碧玲(1990)《解析臺灣婦女體制：現階段婦女運動的性格之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范雲(2001)〈導論：評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灣社會學刊》，26: 284-291。
-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 133-194。
- 胡幼慧(1995)《三代同堂——迷思與陷阱》。台北：巨流。
- 徐宗國(2001)〈拓邊照顧工作：男護士在女人工作世界中得其所在〉，《台灣社會學刊》，26: 163-210。
- 唐文慧(1999)〈國家、婦女運動與婦女福利——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經驗〉，《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3(2): 143-179。

- 唐文慧、王宏仁(1993)《社會福利理論——流派與爭議》，台北：巨流。
- 唐文慧、王怡君(1999)〈女性參政者之角色扮演與政策議題——以一九九八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刊》，29: 75-114。
- 唐文慧、王怡君(2000)〈父權社會 V.S. 母性社會：台灣社會福利運動中的婦女角色〉，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341-366。台北：巨流。
- 陳佑任(2003)〈父權意識形態下的男性經驗探究：以三位國小教育人員為例〉，《應用心理研究》，17: 105-127。
- 梁雙蓮、顧燕翎(1995)〈臺灣婦女的政治參與：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觀察〉，劉毓秀編《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臺北：時報文化。
- 張毓芬(1998)《女人與國家——臺灣婦女運動史的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毓芬、張茂桂(2003)〈從公娼事件看台灣反對運動與國族問題〉，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175-236。台北：新自然主義。
- 張輝潭(1995)《臺灣當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實踐初探：一個歷史的觀點》，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靜倫(2000)〈台灣的婦運議題與國家的性別政策：訴求與回應〉，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341-366。台北：巨流。
- 張晉芬(1996)〈女性員工在出口產業待遇的探討——以台灣 1980 年代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 59-81。
- 張晉芬、黃玟娟(1997)〈兩性分工觀念下婚育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劉毓秀編《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許寶強、汪暉譯(1999)〈女性主義東方論述與發展〉，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迷思》，241-256。香港：牛津大學中文出版社。譯自 Apffel-Marglin, Frederique (1994) Feminist orien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 Wendy Harcourt (Ed.),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p.26-45). London and New Jersey:Zed Book Ltd.
- 許慧如譯(2002)《心經濟、愛無價？：家務該不該有給？愛心如何計價？》。  
台北：新新聞出版社。譯自 Nancy Folbre (2001) *The invisible heart: Economics and family values*. New York : New Press.
- 游鑑明(2000)〈臺灣地區的婦運〉，《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畢恆達(2002)〈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 105-127。
- 畢恆達(2003)〈導言〉，劉建台、林宗德譯《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1-9。台北：女書店。
- 黃金麟(2000)〈文化〉，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61-88。台北：巨流。
- 黃淑玲(2003)〈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以 Bourdieu 的性別支配理論為分析架構〉，《台灣社會學》，6: 73-132。
- 傅大為、王秀雲(1996)〈台灣女性科學家的九零年代風貌——試析「科學／女性／社會脈絡」諸相關領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 1-58。
- 傅大為(2001 年 11 月)〈戰後婦產科的手術技藝與性別政治〉，第二屆「性別與醫療」工作坊，國防醫學院。
- 傅立葉(1995)〈建構女人的福利國〉，劉毓秀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8-36。台北：時報出版社。
- 楊靜利、曾毅(2000)〈台灣的家戶推計〉，《台灣社會學刊》，24: 239-280。
- 楊翠(1993)《日據時代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台北：時報文化。
- 雷祥麟(2002)〈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 技術與社會研究的挑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5: 123-171。

- 賴鈺麟(2003)〈台灣同志運動的機構化：以同志諮詢熱線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 79-114。
- 蔡詩萍(1994)《男回歸線》。台北：聯合文學。
- 蔡淑鈴(1987)〈職業隔離現象與教育成就：性別之比較分析〉，《中國社會學刊》，11: 61-91。
- 蔡瑞明(2001)〈評《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社會階層化一章〉，《台灣社會學刊》，26: 298-301。
- 蔡瑞明(2002)〈台灣的社會階層化過程〉，王振寰編《台灣社會》，165-200。台北：巨流。
- 劉梅君(1992)〈我國女性人力資源低度利用之析探：現況檢討與政策發展〉，《勞動學報》，2: 107-130。
- 劉梅君(1995)〈建構「性別敏感」的公民權：從女性照顧工作本質之探析出發〉，劉毓秀編《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薛承泰、簡文吟(1997)〈再就業婦女的職業流動初探〉，《人口學刊》，18: 67-98。
- 謝雨生、黃毅志(2000)〈社會階層化〉，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157-197。台北：巨流。
- 盧蕙馨(1993)〈兩個婦女團體的「談心」聚會：挑戰男性霸權的儀式表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2: 189-195。
- 嚴祥鸞(1998)〈性別關係建構的科技職場〉，《婦女與兩性學刊》，9: 187-204。
- 顧燕翎(1987)〈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的發展〉，《中山科學譯粹》，2(3): 37-59。
- 顧燕翎(1997)〈臺灣婦運組織中性慾政治之轉變——受害客體抑或情慾主

- 體》，《思與言》，35(1): 101。
- Abbott, P. & Wallace, C.(1990)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 Acker, J.(1989) Making gender visible. In R. Wallace(Ed.),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pp.65-81). Newbury Park, CA.: Sage.
- Adams, R. & Savran, D. (Eds.) (2002) *The masculinity studies reader.* Malden, Mass: Blackwell.
- Afshar, H.(Ed.)(1987) *Women, state and ideology: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Asia.* London: Macmillan.
- Allison, A.(1994) *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Alinsky, S. D.(1989)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Alway, J. (1995)The trouble with gender: Tales of the still-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13: 209-228.
- Annandale, E. & Clark, J. (1996)What is gender?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human reproduc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8(1):17-44.
- Berger, P. L.(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Bly, R.(1990) *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Boswell, A. A. & Spade, J. Z.(2001) Fraternities and collegiate Rape Culture: Why are some fraternities more dangerous places for women? In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 (comp.), *Men's lives* (5<sup>th</sup> ed.) (pp.167-177).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Bourdieu, P. (2001) *Masculine domin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serup, E. (1970)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rod, H. & Kaufman, M. (Eds.) (1994)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ao, A.(2002) How come I can't stand guarantee for my own life?: Taiwan citizenship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queer identity.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3: 369-381.
- Cockburn, C.(1983)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ondon: Pluto Press.
- Cockburn, C.(1985) *Machinery of dominance: Women, men and technological know-how*. London: Pluto Press.
- Cockburn, C.(1987) *Two track training: Sex inequalities and the youth training scheme*. London: Macmillan.
- Cockburn, C & Ormrod, S.(1993) *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 London: Sage.
- Collins, R.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llins, R. (1990) Stratification, emotional energy, and the transient emotions. In Theodore D. Kemper (Eds.),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onnell, R. W.(1985) *Gender and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Connell, R. W.(1995)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 Connell, R.W.(2001) Masculinities and globalization. In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 (comp.), *Men's lives* (5<sup>th</sup> ed.) (pp.56-70).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Cowan, R. S.(1983)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Curry, T. J.(2001) Fraternal bonding in the locker room: A profeminist analysis of talk about competition and women. In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 (comp.), *Men's lives* (5<sup>th</sup> ed.) (pp.188-201).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Daniels, C. R.(1997) Between fathers and fetus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le reprodu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etal harm. *Signs*, 22(3): 580-616.
- Davis, K. & Moore, W. E. (1945) Social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42-249.
- Einwohner, R.(1999) Gender, class and social movement outcomes: Ident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two animal rights campaigns, *Gender and society*, 13(1): 56-76.
- Fan, Y. (2000) *Activists in a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A microfoundational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1980s-1990s.* Ph.D. Dissertation, Dept. of Sociology, Yale University.
- Faulkner, W.(2001) The technology question in feminism: A review from feminist technology studie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4(1): 79-95.
- Ferree, M. M. & Hall, E. J. (1996) Rethinking stratification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ainstream textboo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929-950.
- Ferree, M. M. & Hall, E. J.(2000)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paradigm change (Reply to Manza and Schyndel, ASR, 20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475-481.
- Folbre, N.(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traint.*

-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Franklin, S.(1996) Introduction. In Sarah Franklin (E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pp. ix-xlvii). Cheltenham: An Elgar Reference Collection.
- Gardiner, J. (Ed.)(2002) *Masculinity studies and feminist theory: New direc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1996)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 Goldthorpe, J.(1983)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In defense of the conventional view. *Sociology*, 17: 465-488.
- Gordon, L. (Ed.) (1990) *Wo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Gutmann, M.(1997) Trafficking in men: The anthropology of masculinity, *Annual review anthropology*, 26: 385-409.
- Gutterman, D. (2003) Postmodernism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masculinity. In S. M. Whitehead & F. J. Barrett (Eds.), *The masculinities reader* (pp.1-26).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Pp. 56-71
- Hall, E. J.(2000) Developing the gender relations perspectiv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of gender in the 1990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20: 91-123.
- Hercus, C.(1999) Identity, emotion, and feminist collective action, *Gender and society*, 13(1): 34-55.
- Hollander, J. A.(2001) Doing studies: The performance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on late-night television. In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comp.), *Men's lives* (5<sup>th</sup> ed.) (pp.477-493).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Hsiung, Ping-chun(1996) *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 Class, 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waywood, C. & Mac an Ghaill, M. (2003) *Men and Masculinities: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ractice*.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S.(1999) Feminist 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Feminism: Recovering the social in feminist though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4(3).
- Kimmel, M. S. (1996)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Kimmel, M. S. & Kaufman, M.(1994) Weekend warriors: The new men's movement. In H. Brod & M.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pp.259-28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immel, M. S. & Messner, M. A. (2001a) Introduction. In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 (comp.), *Men's lives* (5<sup>th</sup> ed.) (pp. ix-xvii).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Kimmel, M. S. & Messner, M. A. (comp.) (2001b) *Men's lives* (5<sup>th</sup>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Klein, A.(1993) *Little big men: Bodybuilding subculture and gender construc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orpi, W.(2000) Faces of inequality: Gender, class, and patterns of inequalit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welfare states. *Social politics*, 7(2): 127-191.
- Kuo, L.(1997) Media reprod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sports-A case study of New Zealand's yacht race victory in the America's Cup.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26: 324-374。
- Laslett, B. & Thorne, B.(1997) Life histories of a movement: An introduction. In Barbara Laslett & Barrie Thorne (Eds.), *Feminist sociology: Life histories of a movement* (pp.1-27).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K.(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wis, J.(1983) *Women's welfare: Women's rights*. London: Croom Helm Press.
- Lewis, J.(1993) *Women and social policies in Europe: Work, family and the state*. England: Edward Elgar Press.
- Lipietz, A.(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
- Lorber, J.(1994)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yman, P.(2001) The fraternal bond as joking relationship: A case study of the role of sexist jokes in male group bonding. In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 (comp.), *Men's lives* (5<sup>th</sup> ed.) (pp.157-166).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Mac an Ghaill, M.(1994)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cKenzie, D. & Wajcman, J.(1985)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nza, J. & Van Schyndel, D.(2000) Still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equalitie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introductory sociology textbooks (Comments on Ferree and Hall, ASR, December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468-475.
- McAdam, D.(1992) Gender as a mediator of the activist experience: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5):1211-40.
- McAdam, D. & Snow, D. A. (1997) *Social movement: Reading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 Los Angeles: Roxbury.
- McLean, C, Carey, M. & White, C. (1996) The Politics of men's pain. In C. McLean, M. Carey, & C. White (Eds.), *Men's ways of being: New directions*

- in theory and psychology (pp.11-28). Bo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Messner, M. A. (2001) Boyhood, organized spo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In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 (comp.), *Men's lives* (5<sup>th</sup> ed.)(pp.88-99).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Mies, M.(1994) Gender and global capitalism. In Leslie Sklair (Ed.),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pp.107-122). London: Routledge.
- Mirande, A. (2001) "And ar'n't I a man?" : Toward a Chicano/Latino men's studies. In S. M. Whitehead & F. J. Barrett (Eds.), *The masculinities reader* (pp.341-350).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 Mosse, G.(1995) *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Morgan, D.(1994)Theater of war: Combat, the military, and masculinities. In Harry Brod &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pp.165-18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Nash, J. & Fernández-Kelly, M. P. (Eds.)(1983)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Orloff, A. S. (1996) Gender in the welfare sta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1): 51-78.
- Orloff, A. S.(2002)Explaining US welfare reform: Power, gender, race and the US policy legacy,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2(1):96-118.
- Parpart, J. (1995) Post-Modernism,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Jonathan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earson, R.(1994) Gender relations, capitalism and Third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In Leslie Sklair (Ed.),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pp.339-358). London: Routledge.

- Reinharz, S.(1985) Feminist distrust: Problems of context and content in sociological work. In D. N. Berg & K. K. Smith.(Eds.), *Exploring clinical methods for social research* (pp.153-172).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otundo, E. A.(1993) *American manhood: Transformations in masculinit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 Sainsbury, D. (Ed.) (1994) *Gendering welfare state*. Sage Publication.
- Sassen, S.(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 W.(1988)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Y: Columbia University.
- Sen, A.(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eggs, B.(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London: Sage.
- Skocpol, T.(1992)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melser, N. J.(1994) *Soci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 MA, USA.
- Smith, D.(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D.(1996 / 1974) 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In Evelyn Fox Keller and Helen E. Longino (Eds.), *Feminism and science* (pp.17-2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 A., Rochford, E. B., Worden, S. K. & Benford, Robert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481.
- Stacey, J. & Thorne, B.(1985)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 problems*, 32(4):301-316.
- Tang, Wen-hui Anna(1997) *Explaining social policy in Taiwan since 1949: State, politics, and gender*. Ph.D Dissert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 Taylor, V. A.(1996) *Rock-A-By-Baby: Feminism, self-help,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New York: Rouledge.
- Taylor, V. A.(1999) Gender and social movements: Gender processes in women's self-help movements. *Gender and society*, 13(1):8-33.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yke, N., McAdam, D.& Wilhelm, B. (2000) Gendered outcom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bi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activism. *Mobilization*, 5(2): 161-177.
- Wajcman, J.(1991) *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K. (2001) "I'm not friends the way she's friends":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men's friendship. In Michael S. Kimmel & Michael A. Messner (comp.), *Men's lives* (5<sup>th</sup> ed.) (pp. 367-379).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Ward, K.(Ed.)(1990) *Women worker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Ithaca: ILR Press.
- Whitehead, S. M. & Barrett, F. J. (2001a) The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 In S. M. Whitehead, & F. J. Barrett (Eds.), *The masculinities reader* (pp.1-26).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 Whitehead, S. M. & Barrett, F. J. (Eds.) (2001b) *The masculinities reader*. Cambridge.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 Willis, P. E.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 jobs.* Hampshire, England: Gower Publishing.
- Winckler, E. A. & Greenhalgh, S. (1988)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New York: ME Sharp.
- Wright, E. O.(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 Want of Feminist Perspectives: the Missing Pictures in Current Sociological Textbooks

|                             |  |
|-----------------------------|--|
| <i>Yen-Fen Tseng</i>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br>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 <i>Chia-Ling Wu</i>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br>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 <i>Fang-chih Irene Yang</i> | Department of English<br>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 <i>Chin-fen Chang</i>       | Institute of Sociology<br>Academia Sinica                            |
| <i>Yun Fan</i>              | Institute of Sociology<br>Academia Sinica                            |
| <i>Shu-Ling Hwang</i>       |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
| <i>Ling-fang Cheng</i>      |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br>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
| <i>Wen-hui Anna Tang</i>    |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br>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eaching due to the missing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ical textbooks in Taiwan. By investigating the first ever textbook that incorporates local scholarly works into teaching, we aim to show that feminist perspectives not only provide important world views to some of the most classic topics in sociology, but also create new topics for us to explore. After an overview

to the textbook, the following two fundamental issues lead us to the investigation: first, feminist perspectives have never been seen as having the potential to penetrate every aspect of social life as functionalists and conflict theories have been seen; seco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are introduced more frequently into micro-level analysis and are rarely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perspectives for macro-level analysis. We organize such discussions into two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missing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this part, we choose three textbook chapters, i.e. cultur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movement,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examples for showing the reasons and consequences for the missing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ical learning.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new topics in gender studies”. In this part, we suggest three new topics to be added to the textbook, i.e. men’s studies, gender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These new topics are on the horizon only when we view the society from feminist perspectives.

**Keywords:** feminism, sociology, undergraduate textbooks